中正漢學研究
2024 年第二期（總第四十四期）
2024 年 12 月　頁 263~308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建構「大英」：論《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的殖民意圖及其反映鴉片戰爭史價值♠

王澤偉*

摘　要

本文主要探究 1846 年印度人仙尼華四在舟山出版之詞彙書《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中的殖民色彩，從此論點推導作者的殖民意圖是該著區別於晚清諸多外語習得教材的重要特徵。首先，基於中外文獻嚴密考證舟山在當時西人視野下具有「準殖民地」的特性後，本文發現維多利亞時代語言調查的風氣與語言帝國主義是刺激編寫教材的重要前提。繼而，剝離出其文本中「女皇（Queen）」中譯、副文本中存在的殖民色彩與編者的殖民共謀者身份，此三種角度共同組成該教材殖民實踐的體現，並可推測此實為編者之編寫意圖。最後，針對英據地區出版物的殖民色彩研究，既可成為鴉片戰爭、浙江中西文化交匯史、世界漢語教育史上的獨特文獻，更可為鴉片戰爭史研究開拓新路徑，乃至補充英國漢學發展史的浙江角色。

關鍵詞：《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舟山、印度、殖民、鴉片戰爭、女皇翻譯

♠ 本文部分內容曾發表於「書寫中國翻譯史：第十一屆中國譯學新芽研討會」（2024 年 12 月 12-13 日，香港中文學大學），承蒙講評人王宏志教授惠賜寶貴修改意見，亦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及張宏生教授斧正，作者受益匪淺，在此一併謹致謝忱。

* 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On the Colonial Overtones in *Yinghua Xiannihuasi Zaziwen* and Its New Value in Reflecting the History of the Opium War

Wang Ze-Wei*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lonial Overtones of the vocabulary book or textbook *Yinghua Xiannihuaasi Zaziwen* published by an Indian P. Streenevassa Pillay in Zhoushan (Chusan) in 1846, and points out that this argument is a crucial feature that distinguishes many foreign languages acquisition textbooks from thos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irst of all, based on a rigorous examination of the quasi-colonial character of Zhoushan i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the culture of linguistic investigation and linguistic imperialism in the Victorian era were the prerequisites that stimula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xtbook. The translation of "Queen" into "Imperatrix" in the word list, the presence of colonial overtones in the para-text, and the editor's identity as a colonial collaborator are then stripped away to form a manifestation of the textbook's colonial practices, and may be presumed to be a response to the author's editorial intentions. Finally, the study of the colonial overtones of the publications of the British-occupied areas can not only become a unique historical material of the Opium War and the British colonial invasion, but also open up new avenues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Opium War.

Keywords: *Yinghua Xiannihuasi Zaziwen* (*A Manual for Youth and Students, or Chinese Vocabulary and Dialogues, Containing an Easy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Language. Ningpo Dialect*), Zhoushan (Chusan), India, colonization, the Opium War, the translate of "Queen"

*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一、前言

近現代伊始（1840－1846），英國人曾在舟山建立起了短期的「殖民」統治，[1]雖希冀長久殖民卻未能成功，中文學界多關注於鴉片戰爭期間中國人面對帝國主義侵略可歌可泣的反抗精神及對英國侵略的宏觀批評，[2]但從英國層面探索當時英軍在浙江實施的多元「文化殖民」政策與「殖民」話語影響遺留相對不足，尚有新途可供開拓。然為數不少的西文文獻將當時的舟山稱為「準殖民地」（quasi-colony）或「第一塊英人統治的中國領土」。[3]此番論述雖有濃重的西方視角，但中文學界不可熟視無睹或迴避不論，且需要引起關注，正如廖樂柏（Robert Nield）所言：「舟山從來不是什麼通商口岸，而幾乎是一個殖民地。」[4]足見，從西方視角看來，舟山被英國佔據期間，在某些層面上實施了殖民統治，而中國學者多關注港澳臺或滬津等地，致使短期淪陷的舟山在殖民研究領域長期「缺席」，不如英文學界有若干成果。這當然也是一手材料多集中於英國所造成，但並不能因為文獻獲取之難而放棄探求。雖然清廷在 1846 年收復舟山後掃除了英國人遺留的痕跡，但有關鴉片戰爭的文史研究依舊有必要與義務對此段歷史進行反殖民解構，以見當時英國的殖民手段與語言帝國主義。

殖民素與語言政策、翻譯與出版間存在錯綜複雜的聯繫，並且影響受統治者的社會文化與知識結構。因為殖民者與受統治者之間存在語言障礙，學習語言與翻譯成為雙方之必要選項，而在此過程中，部分成果出版，其內容與物質形式成為知識與話語的載體，為探

---

1 按尤根・奧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的六種殖民形式分類，舟山與香港一樣，是屬於「海軍網絡建構（Construction of naval networks）」型——英國通過海上擴張以保護貿易和獲得海外基地，且以炮艦政策為特點。Jürgen Osterhammel, *Colonialism: A Theoretical Overview* (Princeton: M. Wiener, 1997), pp.9-10.

2 上述觀點以鴉片戰爭史與中國近代史相關著作為代表，如《浙江近代史》中的章節標題〈英軍再犯浙江，定海三總兵的英勇抵抗〉、〈浙東人民的抗英鬥爭〉；晚近如《西方人眼中的近代舟山》指陳舟山存在大量「抗英」記憶媒介：「舟山因此也成為了中國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地名，並且產生了三忠祠、姚公殉難處、義士李先生殉難處、法墳路、英軍合葬墓、鴉片戰爭遺址公園和火燒門等紀念抗英鬥爭的地名。」徐和雍、鄭雲山、趙世培：《浙江近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王文洪等：《西方人眼中的近代舟山》（寧波：寧波出版社，2014）。

3 如歷史學家詹姆斯・卡特(James Carter)曾發表〈舟山：在中國被遺忘的（第一塊？）英國殖民地〉一文中如此寫道：「人們通常認為香港是英國在中國的第一塊殖民地。雖然從諸多方面來看，香港的確是英國在中國的第一個殖民地，但舟山至少也應該享有這一存疑的稱號。」James Carter, "Zhoushan: Britain's forgotten (and first?) colony in China," *This Week in China's History* (Sept. 29, 2021). The China Project (https://thechinaproject.com/2021/09/29/zhoushan-britains-forgotten-and-first-colony-in-china/).

4 Robert Nield, *China's Foreign Places: 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 in the Treaty Port Era, 1840–1943*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80-82; Demetrius Boulger, ed., "The First English Settlement in Chusan," *The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 3 (1887): p.294。

索英國早期文化與教育層面的殖民統治方式提供了新線索，也為鴉片戰爭研究開拓更多元的途徑。如一些詞與概念的引入與重新翻譯，如以「外國人」取代了「夷」，也為中國近代融入世界做了文化準備。而一些話語的轉譯，如英國在漢語中推動的「皇」化翻譯為代表的霸權話語遺留至今，從反殖民的現實意義角度需將這些文化霸權話語予以消解，恢復其本來面目，並有警醒當下的意義。

從中西文化交流視角切入，本文借助英、法、葡語與香港、印度稀見報紙的微縮膠捲等文獻，以及在柏林國家圖書館、大英圖書館等地獲取之鴉片戰爭期間的回憶錄等，輔以殖民解構，當時當地非華人的出版物或許可以呈現出一種「被遺忘」的浙江中西文化交流舊貌。《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簡稱《雜字文》）[5]作為一本英國軍政府印度籍僱員出版的語言教材，放置在那段特殊的時空中，不僅在物質上可成為侵略史的證供，在語言習得上成為中、英、印三語對話的橋樑，在內容上更是具有獨一無二的鴉片戰爭史、[6]出版史、書

[5] 《雜字文》乃是由印度遠征軍、任舟山軍政府軍需處首席會計的仙尼華四（P. Streenevassa Pillay），於1846 年 5 月出版於英據定海。在筆者〈中英印三語合璧的語言教材：《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藏本考與價值重估〉，討論了《雜字文》的書籍史、藏本以及三套語音系統（盧固語拼寫寧波土白系統、羅馬字拼寫寧波土白、寧波方言漢字拼寫英語系統）價值，通過對泰盧固文的轉寫，可以幫助解決寧波方言語音百年來近代演變起點語音材料缺失的遺憾。王澤偉：〈中英印三語合璧的語言教材：《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藏本考與價值重估〉，《漢學研究》第 42 期第 2 卷（2024 年 6 月），頁 153-202。

[6] 陳璇與田力曾論述《雜字文》有助於現代研究者了解晚清舟山民眾的日常生活與當地文化。此論確然，但若僅停留於此，不免流於表面現象整理，缺乏深層探索，即忽略了雜字書作為中國傳統識字教材本就有語言學、俗文學、教育學、文獻學、法制史、經濟史、文化史、民俗學等領域的價值，且已頗具成果。《雜字文》雖特殊，但還是宜將其納入雜字書研究領域進行關照，尤其書中即有收錄「雜字書（A Vocabulary）」，載明《雜字文》的詞彙書性質。故而，藉其背景的特殊性可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如戰爭史等。《雜字文》中的國度、城垣門、出征官、舟船等門收錄大量牽涉鴉片戰爭相關官員、軍械、行軍隊伍等詞彙，如火砲一類，載有「大炮（Piece of Ordnance）」、「紅衣炮（A Cannon）」、「各色炮（A Demi Cannon）」、「炮（A Gun）」、「劈山炮（A Double Cannon）」、「墩地炮（A Mortar）」、「百子炮 A Petard）」、「轟天炮（A Bomb Ketch）」，及「炮眼（The Bore）」等一系列相關詞彙。茅海建在其《天朝的崩潰》中考察了鴉片戰爭時期的清軍戰力，如軍事裝備一項整理了鳥槍、火砲與火藥信息，相關詞彙皆在《雜字文》有所呈現，如清軍鳥槍太長無法裝備槍刺，而英軍皆有裝備，《雜字文》即有收錄「鎗刀（A Bayonet）」一詞。但火砲的描述較為宏觀，缺少具體的火砲種類，可藉《雜字文》補足。另參光緒《鄞縣志・兵制》與光緒《定海廳志・軍政》，載有裝備「紅衣礮、劈山礮、百子礮、子母礮」，未見「各色炮、墩地炮、轟天炮」。其餘火藥等均有方志未載者，或為英軍裝備，如手槍「袖鎗（A Pistol）」。同時，還可以印證於《英國國家圖書館藏鴉片戰爭史稿》中的中英軍事裝備部分，如「大刀」、「腰刀」、「弓箭」等冷兵器《雜字文》亦有羅列，如清軍步兵使用最有效武器「抬槍（Ginjal）」在《雜字文》中錄為「抬鎗手」。故而，《雜字文》所錄詞彙，可作為鴉片戰爭史料之補充，當迫無可疑。溫海波：〈雜字讀物與明清識字問題〉，《安徽史學》第 4 期（2021），頁 27-28；〔印〕仙尼華四（P. Streenevassa Pillay）：《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寧波：寧郡東壁齋刻；舟山：定海舟山南門外太保廟刊，1846），頁 56 上、189 下–196；陳璇：〈《英華仙尼四字雜文》中近代舟山地域文化研究〉，《浙江海洋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 1 期（2020），頁 35-36；田力：〈《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所反映的寧波文化〉，《寧波晚報》，2021 年 1 月 17 日；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修訂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頁 31-49；黃若澤、莊馳原、吳慧敏譯：《英國國家圖書館藏鴉片戰爭史稿》（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22），頁 326–330；〔清〕史致馴等：《定海廳志》（清）光緒十一年〔1902〕刻本，中國國家

籍史、殖民史、地方文化史、方言語音、詞彙史、翻譯史、中西交流史、中印交流史、英國漢學發展史等眾多歷史價值，尤其是在世界漢語教育史上，其「包藏禍心」的殖民意圖，足以在一眾傳教士編寫的語言教材中脫穎而出。為什麼仙尼華四要出版／能夠出版這部作品？其用意為何？他在翻譯史中做了哪些創新？為什麼此類中國方言－印度語言－英語形式的語言教材僅有一本？這是本文需要解決的問題。

徐春偉點出了《雜字文》乃是英軍佔領舟山之書證，[7]但該文因非學術論文，遂基本圍繞外部因素進行基礎性討論，未及深入發掘與闡明此論在文本上的具體呈現，頗為可惜。且文本與時代相互依存，故而本文研究之外，還需涉及近代史討論，但又因材料的缺乏，故而接受史的研究在本文難被觸及。此外，編者仙尼華四，目前未發現留有傳記，然此一遺憾卻成為了文學創作的土壤。作家聞人悅閱在其〈傳說中的非關歷史〉中，以《雜字文》為主題創作了一篇短篇小說——情節便設定在《雜字文》出版後，「印度人」（仙尼華四）即將撤往香港前，與華人助手（「老人」）之孫女（「女孩」）的一系列對話。[8]歷史小說雖存在虛構性，但也切實把握到了香港延續了舟山或共享了「殖民」經驗。爰此，《雜字文》的殖民色彩問題至少可從三個維度進行辨析，而此三維之合力，有利於安置《雜字文》在眾多語言教材中的地位：其一，鴉片戰爭史與英國殖民侵略史下的具體時空維度，主要從舟山特殊的「準殖民地」背景切入，從多語文獻梳理舟山「準殖民」背景、英語環境、東印度公司的語言政策以及軍政府語言調查為背景的外部因素；其二與其三，通過時空背景介入，思考與驗證在副文本與內文（以「女皇」新譯為例）兩個維度上，發掘潛藏其中英帝國殖民意識形態。遂能明晰該教材除了泰盧固文注音系統的創舉外，編者憑藉其殖民共謀者的身份與殖民意圖，使得《雜字文》在晚清諸多語言教材中，除了具有教材傳遞知識與語言習得的本身意義外，還可資為殖民史的照鏡、浙江鴉片戰爭研究之新材料。最終在眾多研究面向的交織下，足以在眾多晚清語言教材中列為「經典」定位。

圖書館藏），卷 19，頁 21 下-22 上；〔清〕戴枚等：《鄞縣志》（〔清〕清光緒三年〔1877〕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卷 10，頁 20b-22 上；潘向明：〈鴉片戰爭前的中西火砲技術比較研究〉，《清史研究》第 3 期（1993），頁 95-104。

[7] 徐春偉：〈《英华仙尼华四雜字文》，英軍佔領的書證〉，澎湃新聞・翻書黨（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07893，2022.09.18）。

[8] 聞人悅閱：〈傳說中的非關歷史〉，《香港文學》2024 年第 4 號，頁 91-92。

二、特殊時地：「準殖民地」的語言接觸與軍政府的語言調查

以往研究寧波對外交流時，大多忽略 1840－1846 年代舟山憑藉其「準殖民」地背景，短期內的中西交流發揮之影響力多高於同時期上海。同時，軍政府呼籲對舟山展開各領域的學術調查，也是埋藏在印度文獻中的關鍵卻不易發現信息。如此特殊的時空背景，成為《雜字文》誕生的先決條件；而東印度公司及英國在 1830 年代轉變語言政策，也使《雜字文》成為其舊政策（殖民者學習東方語言）向新政策（被殖民者學習英語）過度期的餘韻，故而《雜字文》成為在華出版的唯一方言、泰盧固語與英語的三語教材，即便此後在香港，也再無同類型教材出現——政府機構中的印度人越來越以英語為工作語言。

第一條重要的線索是 1830 年代英國政策的轉變。1832 年英國議會改革，頒佈《1832 年改革法令》（*The Reform Act 1832*），次年，東印度公司頒發新特許狀，議會通過《1833 年憲章》（*Charter Act of 1833*），這些變局成為了《雜字文》的隱秘源頭。對於東印度公司與印度而言，其意義如下：其一，東印度公司結束了商業機構的角色，成為純粹（殖民地）行政機構，公司雖然還擁有印度土地，但性質轉為受國王及其繼任者託管——「更好地管理國王陛下的印度領土，直至 1854 年 4 月 30 日」；其二，喪失對中國及遠東的貿易壟斷權；第三，加強中央集權，給予總督統攝軍、政的權力；其四，成立印度法律委員會（Indian Law Commission），委員會有權調查所有法律與規則，並就此提出報告；其五，「公司的印度職員不得因其宗教、出生地、膚色而被拒絕擔任公司任何職位」；其六，開放印度，允許英國臣民自由進出。[9]總言之，印度開始淪為英國殖民地，且政府公務員開始印度化，所以印度人仙尼華四方能在舟山政府供職。此外，1833 年通過《中國度貿易法》（*China Trade Act*）後，1834 年英國設立駐華商務總監，取代廣州獨立委員會主席，中英外交開始轉為政府對政府的關係，英國對華貿易政策也從對華屈從，一度轉向炮艦政策（gunboat policy）——如第一任駐華商務總監律勞卑（William John Napier，1786-1834），主張炮艦外交，以達到與中國平等外交與貿易的目的，而受到律劳卑影響的在粵英國商人、英美傳教士在《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鼓吹武力幹涉，佔據舟山便是當時的輿論之一。[10]而後

[9] 本文有關東印度公司的語言政策，受到程巍研究員的啟發。程巍：《英國政府與東印度公司的語言政策》（「東方與西方：文學的相遇與互鑒」全國研究生暑期學校講座，北京：北京大學，2024 年 7 月 8 日）；周小明：《印度憲法及其晚近變遷》（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21），頁 15；East India Company, *The Law Relating to India, and the East-India Company; With Notes and an Appendix* (London: W.H. Allen, 1841), p.410；Arthur Berriedale Keith, *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India, 1600-1935* (London: Methuen & Co., 1936), pp.131-140。

[10] 比如推動結束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壟斷權的廣東自由商人便主張改變對華政策，是為炮艦政策的萌芽

續的歷史發展，可以看到該類輿論與英國政策改變的後續的影響力。

如果上述原因是歷史之根本因素，那麼鴉片戰爭史的發展則是醞釀《雜字文》的深層因素。1840 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英軍首度強佔舟山，設立殖民政府，統攝舟山民政、財政與司法，島上居民需向英國納稅，受英國法律管轄，最高長官為「總督」（Governor of Chusan）。[11]是故舟山對於英國而言有著別樣的情結與意義，是英國第一次真正在中國佔有一方土地，是侵略中國的開端。英國大量報刊曾以文學性十足的文字展現了英國國旗在舟山升起的場景，以資記錄這殖民中國的歷史性時刻。[12]此類「注定」言辭，無不帶有歐洲殖民者將舟山納入彀中的驕傲、榮耀感與天命所歸的道德自負與宿命論。故而在英國檔案中，這一時間被精確到了「分」，即凌晨二點五十分。[13]更有甚者，為求師出有名，並滿足英國侵吞舟山之野心，1841 年的英軍檄文足以令人瞠目——竟直言舟山乃是英國故地，對清廷宣戰

之一。1833 年《中國叢報》上的言論便是典型，如「對於作戰，封鎖沿海口岸」、「通常條約不再是一個廣東的問題。應對我們開放所有沿海口岸。為此，應在寧波或舟山附近的島上獲得海軍基地」。以上為民間聲音，在議會中，也有此類聲音，如 1833 年 8 月 12 日下議院三讀《中國貿易法草案》（*ChinaTrade Bill*）時，下議院議員休姆（Joseph Hume，1777-1855）支持草案，提出英國海員不應畏懼與中國發生衝突。但在律勞卑事件發生後，接任的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與羅便臣（William Robinson，1836-1912）修改了律勞卑的進攻性策略，改為「沉默」政策。整體而言，1830 年英國朝野對華態度是，商人主要持對華強硬態度，貿易總監態度略緩和，英國政府最「慎重」，直到 1837 年，三者態度合流，官方態度受到商人影響，炮艦外交開始較快推動。House of Commons, “China Trade Bill,” *Hansard 1803–2005*, August 12, 1833, https://api.parliament.uk/historic-hansard/commons/1833/aug/12/china-trade-bill, accessed Dec. 26, 2024；〔日〕衛藤沈吉：〈炮艦政策的形成——論 1834 年中英關係的轉變〉，收入武漢大學歷史系鴉片戰爭研究組編：《外國學者論鴉片戰爭與林則徐（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頁 115-156；郭衛東：《轉折：以早期中英關係和《南京條約》為中心》（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頁 608-614。

[11] 英軍佔據舟山後，由郭實獵（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來填補就義的姚懷祥（1783-1840）就任舟山行政長官，分別由英格蘭步兵團的史提芬少校（Major Thomas Stephens of the Hertfordshires）與蘇格蘭步兵團的堅上尉（Captain William Caine of the Cameronians）就任軍事專員（military commissioners）負責收集與看管舟山的公共財產，最高職位舟山總督（Governor of Chusan）則由愛爾蘭王家軍團的老指揮官布爾利（Brigadier George Burrell，1777-1853，在〈英國水師將帥伯麥等為要侵佔定海而致定海總兵的戰書〉中自稱「陸路統領總兵官」）擔任。核驗 1841 年《孟加拉和阿格拉年度指南和地名詞典》，布爾利的正式官銜確為「舟山總督」，而郭實獵為翻譯兼巡理府（Magistrate）/定海知縣。郭衛東：〈1840 年代：英國與舟山〉，收入杭州師範大學學術期刊社編：《散焦的歷史圖像》（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頁 191；Liam D’Arcy-Brown, *Chusan, Chusan: The Forgotten Story of Britain’s First Chinese Island* (Kenilworth: Brandram, 2012), p.66；*The Bengal and Agra Annual Guide and Gazetteer* 2 (1841): p, 63;〈英國水師將帥伯麥等為要侵佔定海而致定海總兵的戰書〉，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鴉片戰爭在舟山史料選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頁 25；黃若澤等譯：《英國國家圖書館藏鴉片戰爭史稿》，頁 41。

[12] 如：「1840 年 7 月 5 日的早晨，女王陛下的旗幟注定要在這天朝帝國的最美島嶼上飄揚，此乃首面歐洲征服者的旗幟飄蕩在這片『中華大地（Flowery Land）』上。」Robert Jocelyn, *Six Months with The Chinese Expedition: Or Leaves from A Soldier's Notebook* (London: J. Murray, 1841), p.54；此外，義律致其上級印度總督奧克蘭勛爵（The Lord Auckland，1784-18549）的書信中如此說道：「我們佔有了新王國的首都與港口。」轉引自：Liam D’Arcy-Brown, *Chusan*, p.61 and 90.

[13] 黃若澤等譯：《英國國家圖書館藏鴉片戰爭史稿》，頁 36。

以為明朝復仇。[14]該文多是出於為英軍服務的華人之手，[15]或是洋人翻譯後經華人潤色之後的成品，但此荒謬之說足見英人對於舟山的覬覦之心。

在英國人的「用心」建設下，舟山迅速加入了世界貿易與文化交流體系，弱化清廷的影響力，加速舟山多語與自由貿易環境的形成，而貿易需求增大，則勢必催生語言學習教材。義律（Admiral Sir Charles Elliot，1801-1875）希冀將舟山打造為一個「模範殖民地」，[16]而當時的舟山，確實成為了中西交流的「北華」重鎮。至 1840 年底，定海已經普遍使用來自印度與西班牙的銀元，而道光銅錢卻鮮少流通。[17]藉此貨幣發行權可以管窺國家主權的喪失，舟山已在事實上獨立於清廷，淪為英國的「準殖民地」，並具備進一步研究鴉片戰爭時期經濟史的潛力。此次舟山與英國的碰撞，使得寧波真正見識到了全球化的面貌與力量，而作為種族與國家大雜燴的英軍也促進了舟山多語（尤其是洋涇浜英語）環境的形成。[18]而中英雙語環境迅速形成也尤為明顯，英軍剛剛佔領期間，總督府實施雙語過境許可政策，華人進出定海需要有「定海知縣」郭實獵簽發的通行證。[19]彼時，中國的土地上第一次有如此之多的英國人可以自由流動，至 1840 年 8 月下旬，約有五千外國人居住在舟山海岸線上。[20]是故對於舟山人而言，學習英語的需求大大提升。[21]反之對於居於此地的英國駐軍（含印度）與商人而言，學習當地方言也難以迴避。

---

14 「大英國檄：統轄西牛賀洲大狼山三十六島大英國主奉天朝浙督撫大吏麾下……爾國浙省定海、舟山等處，原屬我國故地，元朝恃強佔竊，攘為內地，慶我強威，奪我土地，孕懷至今，二恨也。」〈英軍為聲明入侵中國理由事檄文〉，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鴉片戰爭在舟山史料選編》，頁 180。

15 如郭實獵在任偽定海知縣時，便有多名華人為其服務，如郁秀欽原在定海行醫，被英人擄入城中，專供書寫偽示，日給錢一百文，後被判在鎮海軍前正法，傳首沿海各府廳縣示眾。〈欽差大臣裕謙奏報審訊、擬通英判犯楊阿三等先行正法等情摺〉，同前註，頁 222-223。

16 Liam D'Arcy-Brown, *Chusan*, p.125；高馬可（John M. Carroll）在研究香港史時提醒，對於香港的研究大多基於刻板的殖民理論（如強調「社會隔離」等）而淡化殖民地的性質與殖民統治發揮的作用，須知殖民統治本身就是「極其含糊不清的現象」，在不同時、地，對於不同人有不同的含義。循此思路，對於英據舟山的研究，須得首先發掘軍政府時期的殖民色彩，以及無需生搬硬套殖民理論，以舟山受英屬殖民政府為既定事實而發掘其中的殖民色彩。高馬可（John M. Carroll）著，林立偉譯：《帝國夾縫中的香港：華人精英與英國殖民者》（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21），頁 6-13。

17 Liam D'Arcy-Brown, *Chusan*, p.117.

18 既有英格蘭人組成的第 49 步兵團、蘇格蘭人組成的第 29 步兵團與第 18 王家愛爾蘭團，也有來自孟加拉地區的印度教徒、錫克教徒與穆斯林組成的孟加拉義勇軍團，以及來自仙尼華四家鄉的馬德拉斯砲兵與工兵團。*Ibid.*, p.58；英國遠征軍總兵力詳情參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頁 144-145。

19 Liam D'Arcy-Brown, *Chusan*, pp.67-68.

20 *Ibid,* p.71.

21 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投敵者如鎮海童生陳在鎬在 1840 年即赴定海托言求醫，1841 回裕謙（1793-1841）帳前獻策，自言與璞鼎查、郭實獵、羅伯聃、馬禮遜、懿律等人相熟，且略通英語。又如定海人穆炳元，在定海戰役中為英軍所俘，後隨英軍至上海，途中學會英文。上海開埠後，因擅長英文，成為上海最早買辦之一，且招收學徒，教授洋涇浜英語。〔清〕文慶等纂：《籌辦夷務始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冊 2，頁 85；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冊 5，頁 2319-2320。

1841 年初，英軍撤出舟山前往廣東。8 月，英國內閣撤換了懿律的全權代表權，改由璞鼎查（香港稱砵甸乍〔Sir Henry Pottinger，1789-1856〕）接任，並接受外交大臣巴麥尊子爵（Henry John Temple，3rd Viscount Palmerston，1784-1865）重新佔領舟山的訓令，而這次佔領一直持續直到 1846 年中。[22]而後來成為第一任英國駐寧波領事的羅伯聃（Robert Thom，1807-1846），在那時作為中文翻譯充當勸降的工作。[23]當英國人再次進入定海城，驚訝地發現英國人張貼的街道名依舊存在。舟山第二次淪陷對於舟山人的心態影響巨大，他們認知到英國人可以隨心所欲佔領舟山，就連天子也會屈服於洋人的意志，於是他們開始認為舟山會同香港一樣，將會永遠受英國統治。[24]而仙尼華四，便是此英軍「所向匹敵」以及多語對話需求旺盛時，得益於東印度公司的改革，來到了定海任職，並開始為舟山這個在英國人看來將可以能永久佔據的地區編寫語言教材。[25]

舟山二陷不僅對當地民眾在心態上產生了巨大的衝擊，而且再次擰緊了舟山的多語環境。1841 年中至《南京條約》簽訂前，除舟山外，府城寧波、定海縣亦淪於英軍之手，龐大的駐軍使得雙語環境更為牢固。[26]鮑爾爵士（Sir William James Tyrone Power，1819-1911）

---

[22] 第二次攻佔舟山的遠征軍是第 55 步兵團（由璞鼎查率領從印度出發抵達香港），加入此前攻打舟山的三大兵團與馬德拉斯炮兵團組成的。Liam D'Arcy-Brown, *Chusan*, p.137.

[23] 羅氏製作書有漢字的白底旗幟來勸降島民。Alexander Murry, *Doings in China* (London: Richard Bentley, 1843), pp. 47-48.

[24] Liam D'Arcy-Brown, *Chusan*, p.152；1844 年的《中國叢報》傳達了一種說法，即一些英國人聲稱，舟山當地良民非常喜愛「新主人」，甚至準備好起義來支持英國人保留舟山的統治權。《中國叢報》在 1846 年 7 月透露，西方都認為此前舟山掌握在英國人手中，但實際上清廷還在名義上任命當地官員，且有履職的可能，有官員因未能完成打擊海盜的職務而被降級。實際上，《南京條約》後，因為英國人對舟山當地人的語言與風俗不太熟悉，所以璞鼎查與清廷談判後，對於舟山司法管轄權的處理結果是：舟山人雖然生活在英國人的統治下，他們可以自由前往定海與舟山之間的 Tygoshan（大榭島，主峰舊稱大筈山，靠近鎮海），由林姓官員受理民事訴訟和刑事案件。當然，島民也可以選擇交由英國巡理府受理民事案件，嚴重的刑事案件則會交由英國警方逮捕後交給林姓官員審判。具體參 1842 年〈英璞鼎查為定海民事訴訟事偽示〉。*The Chinese Repository* 13 (1844): p.392;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5 (1846): p.375；Liam D'Arcy-Brown, *Chusan*, p.147 and pp.211-21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鴉片戰爭在舟山史料選編》，頁 371-372 。

[25] 聞人悅閱創作時，亦觀察到了這一重要歷史因素是仙氏編寫《雜字文》的直接因素：「聽說原先英國人一直想要朝廷割讓的是舟山島嶼，因此這兩年還花工夫編了這本字典。香港在邊陲，三年前簽訂《南京條約》的時候，英國人一直抱怨香港那地方荒蕪，不衛生，沒有價值……」聞人悅閱：〈傳說中的非關歷史〉，頁 91。

[26] 三城淪陷時，舟山統帥為英海軍司令巴加（William Parker，1781-1866），翻譯為馬儒翰；鎮海翻譯為羅伯聃，且其日日赴天一閣翻閱圖書與浙江方志；駐寧波統帥為英陸軍司令郭富（Hugh Gough，1779-1869），翻譯為郭實獵。寧波陷落後洋人亦是來往不絕，數目有兩千餘人之眾，鎮海人數或更勝一籌。1842 年 11 月，《中國叢報》引《華友西報》之語，言《南京條約》簽署後英軍駐紮舟山人數達到 1930 人，高於鼓浪嶼的 980 人與香港的 1700 人，足見舟山島上的洋人之眾。按法國人 1845 年出版之調查，彼時定海的英軍數量大概還有 1800 人。*The Chinese Repository* 11(1842): p.115 and 626；Société Orientale de France, "Quelques ports de la Chine (1)," *Revue de l'Orient: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orientale* 7 (1845): p.203；〈揚威將軍奕經等奏報密探定海等三城英軍情形片〉，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

在此期間再返定海，於其回憶錄《在華三年居住回憶錄》中如此寫道：「英語在舟山越來越風行」。[27]福鈞（Robert Fortune，1812-1880）亦觀察到，隨著英軍在舟山的人數增加，定海的商業快速繁榮，能和英國人打交道的當地人都能懂點英語，甚至還能說點葡語、馬來語與印度語，這種糅雜在一起的洋涇浜英語在當地大行其道。在他筆下，定海的店鋪招牌在英國士兵建議下，變成了英文招牌。甚至，出現了大量具有殖民色彩的店鋪名，即冠名「女王御用」（to Her Majesty）者，如「經最仁慈的維多利亞女王陛下與阿爾伯特親王殿下認證的御用裁縫」。[28]1844 年，福鈞再次到達舟山，直言作為英屬殖民地，舟山要優於香港，選擇香港作為殖民地是一個錯誤的決策，而且已經有人開始建議採取措施要實現這一目標，但似乎木已成舟，希望渺茫。[29]如此意味著，仙氏編寫《雜字文》期間，舟山是否歸還尚是未知數，教材依舊具有市場前景。

英據舟山期間，舟山與香港之間建立了密切的關聯，頗有殖民地「雙城」的意味。1842 年，璞鼎查便在香港宣佈《曉諭》，明確按維多利亞女王的名義宣佈舟山之定海與香港同為自由港（free ports），在此二地自由貿易受其庇護。[30]顯然英國將舟山等同於香港劃歸英國勢力範圍。同時，1842 年 3 月 17 日香港《華友西報》聲明，為了翻譯獲取的中國官方文件，將會在寧波舟山與廈門派遣通訊記者（correspondents）。[31]又按 1845《中國叢報》刊載〈駐華參謀部、兵團與部門官員名錄〉（“List of Officers of the General of Staff, Corps, Departments and Departments Serving in China”）中，舟山島部隊排位僅次於香港島，官員數量也是如此。且傳聞，英軍交還鼓浪嶼後，駐軍地點為舟山與香港二擇一。[32]再從實際看，如福鈞從上海攜帶植物返回香港，也是經由舟山－香港航線。[33]由此可知，舟山是英國勢力進出華東地區的重要中繼站。至 1845 年，在港督德庇時筆下，定海人民已經習慣

《鴉片戰爭在舟山史料選編》，頁 317。

27 William James Tyrone, *Recollections of a Three Years' Residence in China: Including Peregrinations in Spain, Morocco, Egypt, Indi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London: Richard Bentley, 1853), p.256.

28 如來自倫敦的裁縫“Stultz，tailor ，from London”、海陸軍指定裁縫“Buckmaster, Tailor to the army and navy”、雜貨鋪“Dominie Dobbs, the grocer”、瓷器商“Squire Sam，porcelain merchant”，英文執照的需求量很高。Robert Fortune, *Three Years' Wanderings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 including A Visit to The Tea, Silk, and Cotton Countries; with An Account of The Agriculture and Horticulture of The Chinese* (New Plants, Etc. London: J. Murray, 1847), p.70-72.

29 福氏分別使用了“British Settlement”與“British dominions”來形容，足見當事人認知中舟山具有殖民地性質。*Ibid.*, pp.314-315.

30 引文保留原文抬頭。Henry Pottinger, “Proclamation,” *The Friend of China, and Hongkong Gazette*, March 17, 1842, p.3.

31 “Address,” *The Friend of China, and Hongkong Gazette*, March 17, 1842, p.1.

32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4 (1845): pp.14-16, and p.56.

33 福氏還提及寧波至上海的航線，洋人合法途徑是必須經由英國人控制的舟山，另一條路線是中國人走的路線，即經由鎮海至乍浦，再去松江府，最後到達上海。Robert Fortune, *Three Years' Wanderings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 p.143, and pp.346-363.

英國人的統治，總體上已經不期待清朝收復。一些農民雖然不知道香港在何方，但他們多聽聞香港不再隸屬清廷，他們無法相信舟山將被歸還。而已在香港任職的郭實獵也認為，當地人期待更多英國人來到舟山。[34]言語間，帶有濃烈的帝國視角與拯救者的語言修飾。而綜上殖民侵略史的梳理，將舟山與寧波，拉入與香港－廣州類似的雙城境遇（府城與附近的殖民地），不獨在歷史上確有交集，更在殖民、文化研究等諸多領域有諸多供比較研究的相似前提，使得鴉片戰爭史與同時期的中西交流研究擁有了更為開放的空間與多元的維度。

英人強佔舟山，其「準殖民地」的性質除了英文文獻如此認定以外，在 18 世紀 40 年代的其他歐洲殖民者如法國、西班牙等中，亦有如此視之者。如 1845 年法國東方學會出版之《東方評論》（*Revue de l'Orient*）雜誌針對中國的一些港口作了介紹，首先介紹的是舟山定海，其標題被加括號說明該地現為英國定居地／殖民地（établissement anglais）的性質。[35]又如 1842 年西班牙巴塞羅那出版之記錄全球各種科學與人文藝術的《環球畫冊》（*Album pintoresco universal*）中，在政治地理（Geografia Politica）一欄中論述英國殖民地可被視為軍事基地，而中國的舟山與香港赫然在列。[36]是故，經由如上西方文獻的耙梳，舟山的「準殖民地」性質乃是當時西方社會的主流認知，討論《雜字文》中的殖民色彩之前提得以成立。

語言與殖民之間關係相當密切，英據期間，英人以維多利亞時代的分類學來檢視舟山，軍政府鼓勵那些受過優良教育的駐軍或者有科學背景的人士，對語言、文學、天文學、氣象學等各學科進行學術考察，以促進知識之拓展，並將觀察結果交由英國學術團體進行批評與出版。[37]如福鈞對舟山植物的調察，本質上隸屬西方植物學與經濟延伸而來的殖民擴張的國家戰略。[38]相信《雜字文》很可能是仙氏呼應此風潮而進行的編纂，或者說，除了現實的語言需求外，軍政府的政策許是刺激仙氏編纂詞典間接因素——政策推出的時間契合仙氏學習寧波方言的起點（1843 年）。[39]

若再上升到英國政府與東印度公司的語言政策層面而論，則可對仙氏諸多副文本潛台詞進行深入發微。就前者而言，牛津歷史系教授湯瑪斯・阿諾德（Thomas Arnold，1795-

---

34 Liam D'Arcy-Brown, *Chusan*, p.240

35 "Quelques ports de la Chine (1)," p.201.

36 D. Francisco Oliva, *Album pintoresco universal.* Tome 2 (Barcelona: D. Francisco Oliva, 1842), p.211.

37 政府鼓勵政策見加爾各答出版的報刊 *The Englishman and military chronicle*, 1843.01.31，足證鴉片戰爭史的研究不能偏廢印度文獻。轉引自：Liam D'Arcy-Brown, *Chusan*, p.189.

38 〔美〕隆達・施賓格（Londa L. Schiebinger）著，姜虹譯：《植物與帝國：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19），頁 7。

39 王澤偉：〈中英印三語合璧的語言教材：《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藏本考與價值重估〉，頁 173。

1842）談論到鴉片戰爭將英國種族與語言從印度擴張至了東亞，但又擔憂帝國快速擴張帶來帝國邊緣對於帝國中心認同衰弱的問題，故而需要在帝國邊緣（尤其是互不相連的殖民地）中複製帝國的語言、制度與習俗等。在《1833 年憲章》中發揮巨大影響力的托馬斯・麥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在 1833 年辭去國會議員職務，接受了法律委員會的任命，1844 年前往印度，並擔任公共教育委員會主席（President of The Council of Public Instruction）。他隨後在 1835 年《教育備忘錄》（*Minutes on Education In India*）中提出「東方教育計劃」，結束英國人對東方語言的迷戀以及將之作為進行東方貿易的前提障礙，推動英語作為印度教育與官方語言，避免英國人的印度化成為一個內部的東方人。隨後，總督通過《1835 年英語教育法》（*English Education Act 1835*），支持英語為教育、行政與法律語言，最終使得英語成為印度語言之一。1844 年，新總督明確承諾，在政府職位上優先考慮掌握英語的候選人。[40]來自印度的仙尼華四，自然受到上述語言政策之影響，《雜字文》也是其工作需求而誕生的教材，旨在為希望在舟山政府工作的印度人與舟山人提供教材。

《雜字文》的內文體例與英文〈序〉將潛在讀者設為寧波人、中國人與印度人，這類群體需要系統學習這部教材，卻並不把英國人當做最主要讀者。[41]其言外之意，印度人需要學習寧波話，寧波人也可以學英語，英文成為串聯其中的核心語言，而寧波話與泰盧固語成為英帝國內部的一種方言，英語作為二者的官方語言，英語母語者無需強調學習方言，以防在帝國邊緣（殖民地）的英國人異化成一個內部的東方人。甚至，英語母語者還是教材的審查人與評判人。此為結合上述英國殖民與語言政策後，方能得出更深刻的認知。而這又正合於柄谷行人所提出的帝國三原理之一的「通用語」（lingua franca），即帝國中使用無數種語言，但他們不被視為「語言」，而是今天所謂的方言，而英語則是帝國內多數部族與國家使用的語言。[42]職是之故，《雜字文》當被視為英帝國世界殖民工程中語言調查一項的成果，同時也是英國東方語言政策調整後過渡期的產物，宜仔細思辨其帝國主義色彩。

綜上，本節通過耙梳舟山之包含語言環境、政治環境與外國人聚居人數之龐大等因素構成的特殊時地背景，旨在說明如此特殊的環境，是「準殖民地」性質之表現，是其有別於同時代寧波及其他通常口岸的判斷標準。是故舟山誕生的語言教材，必然有著與條約口岸編纂之教材有所區別之處，此乃後續章節討論發展的基礎。所以，本節之目的，是藉助

---

40 Arthur Berriedale Keith, *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Ind*ia, 1600-1935, p.162；程巍：〈「帝國」與「民族－國家」的糾纏——《帝國的想像：文明、族群與未完成的共同體》讀後〉，《中華讀書報》2024 年 4 月 17 日，版 13。

41 〔印〕仙尼華四：《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頁 Preface。

42 〔日〕柄谷行人著，林暉鈞譯：《帝國的結構：中心・周邊・亞周邊》（臺北：心靈工坊文化，2015），頁 110。

舟山的特殊背景、英國與東印度公司的語言政策，才能明確殖民因素在《雜字文》形成過程中，作為外緣層面所發揮的必要因素與隱秘的效果。在知曉《雜字文》形成的來龍去脈後，可回答其成為此類唯一作品的深層原因之一——東印度公司與英國語言政策，如此便確立起了《雜字文》在晚清教材中區別於傳教士編寫教材的獨特地位。

三、米字旗初升地的教材：

副文本中的殖民色彩及其殖民意圖

梳理完畢舟山的殖民背景後，再翻開《雜字文》，可以發現副文本中的諸多怪異蹊蹺之處，實多與殖民色彩難捨難分，可視其為編寫意圖的呈現，[43]這也是晚清以來西方介入中國文本後反覆出現的議題，更是其文化霸權與殖民話語遺留的文本證據。

首先，一眼可見中文牌記頁被違反常態地裝訂在了下頁（左葉），而與之相臨的、左側的英文版權頁則在上頁（右葉），在形式上直觀形成一種英文頁為正、中文頁為輔的潛台詞。進一步論之，牌記中的紀年——「大清道光二十六年」與「大英一千八百四十六年六月」並列，便首先突破了歷來耶穌會傳教士以教會曆法與中國紀元並列的傳統。如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天主降生出像經解》（1637）序中所書：「天主降生後一千六百三十七年」、「大明崇禎丁丑二曰既望」，因尚天主，故而教會曆法在前，且將「天主」單擡，高於「大明」，這當然也與崇禎時期對天主教高容忍乃至倚靠的態度有關。[44]然而，略有不同之處在於耶穌會傳教士的紀年並列也非普遍現在，且多在序中出現，在牌記中並列也屬罕見。

須知，正朔問題歷來是王朝統治秩序與天下一統的體現，「奉正朔」是「正統」觀念在時間層面上的「一統」之義。[45]其次，在清代中日與中西交往過程中，均發生過正朔爭議事件，前者如康熙朝信牌風波——日本「正德新令」頒布後，謝葉運在寧波狀告 43 名

[43] 在熱奈特（Gérard Genette，1930-2018）看來，前言、標題等具備「副文本性（paratextuality）」，能優越地影響讀者，並可藉此推導作者意圖。〔法〕熱拉爾・熱奈特（Gérard Genette）著，史忠義譯：《熱奈特論文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頁 71-72。

[44] 〔義〕艾儒略（Giulio Aleni）：《天主降生出像經解》（晉江：景教堂，1637，法國國家圖書館藏），頁引 3 上；崇禎時，徐光啟舉薦湯若望修曆，大受皇帝寵愛，可出入宮廷傳教，嗣後天主教於禁內流行。1630 年，太監龐天壽等十人入教，後擴散至四十人，其中不乏皇子與嬪妃。數年之後，受洗者據傳教士記錄達五百四十餘人眾。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頁 138。

[45] 楊念群：《「天命」如何轉移：清朝「大一統」觀的形成與實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頁 43-47；林超民：《林超民全集（第三卷）》（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10），頁 321-324。

中國船主背叛朝廷，其理由便是領受帶有日本年號的信牌；後者如湯若望曆獄案。[46]又，在有清國力鼎盛時期，如康熙、雍正、乾隆等君主，即便是洋人也難逃其在文書格式方面的審查，有所逾越必遭斥責。[47]所以《雜字文》的反常現象值得深入思考，它是由鴉片戰爭以來的特殊歷史語境所產生的新的、博弈的話語模式、表達方式與文本樣態。本處無意詳細探討國書翻譯問題中具體的政治性與操縱議題，而是強調在傳統中文語境中對於外國試圖在文書格式中與天朝上國平起平坐的審查與修改。教會曆的褪去而代之以國別紀年，突顯的是英國國威而非傳教中的福音為主旨，是將中國拉入英國時間體系之內，預告著中英的正式交匯與糾葛，宣示英國與中國敵體並驅的外交勝利與話語建構果實，也展示了中國天下觀與秩序的崩潰與世界觀的重組。各個的政權有其獨特的時間結構，舟山採用英曆，既表明的政治統治權的更替，又潛藏英國對舟山施加的現代化干預與強權主義。不同於天主教傳教士，從此刻開始，《雜字文》作為出版史序端的一環，西方時間配合殖民目的而頻繁介入中國，重整與轉變中國人的時間意識。即將要衝擊與改變文化精英的歷史意識，線性的時間觀念將要勝過週期性、循環性與非線性的時間景觀。[48]

其次，當今稱呼「大英」雖已習以為常，但從建構過程看卻是《雜字文》出版前十餘年英國人強勢改變的結果，是故《雜字文》上「大清」與「大英」並列極不尋常。按照莊欽永的考察，「大英國」進入漢語語境是英國人百餘年的話語堅持與言說的結果。[49]伴隨著

---

[46] 江戶幕府於正德五年（1715）頒布《正德新令》，對中國商人實行信牌（即貿易許可證）制度，部分商船未遵制度，受到嚴厲處罰。其中一船主謝葉運被驅逐後，聯合沒有獲得信牌的船主，向鄞縣知縣狀告胡雲客等 43 名船主背叛朝廷，領受信牌，請求朝廷嚴處。由此引起江浙二省與朝廷的風波，如戶部便認為領受信牌之舉「有乖大體」。最終康熙從大局出發，淡化這一事件的政治色彩，加強商業色彩，定調信牌僅為「彼此交易之記號」。詳參：荊曉燕：《試論康熙時期的對日海外貿易政策》，《社會科學輯刊》2010 年第 2 期，頁 154-158。

[47] 如 1710 年羅馬教廷特使多羅（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1668-1710）文書擅用五爪金龍紙，將「教化王」抬頭，行文越分，遭康熙怒斥。參《龍與獅的對話》前頁插圖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留下的數件國書稿件，呈現了唯有「中國皇帝」與「天主」可以抬頭（有時二者皆為雙抬，有時將「皇帝」單抬，將「天主」雙抬），但皆無將「英咭唎國王」、「紅毛國王」或「熱阿卓第三位（即喬治三世）」抬頭例，除非英國君主使用全稱「天主恩佑大紅毛國……」，將「天主」冠以其上，方見抬頭。在喬治三世至乾隆皇帝國書中譯中，採用的紀年作「我國三十二年」。分別見：王澤偉：《17～18 世紀初在華耶穌會士的漢字收編：以馬若瑟《六書實義》為例（下）》（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2），頁 208-209；藏於軍機處譯本〈譯出英吉利表文〉貢書色彩較之使團自譯本更為濃郁，乾隆為「中國大皇帝」，喬治三世則是「國王海主」，且英王以「敬奏」、「恭惟」、「萬萬歲」等詞表示臣服，而在英文原文則是英王與乾隆無高低之分，卻在中譯本中被改造、扭曲為附屬小國的朝貢文書。王宏志：《龍與獅的對話：翻譯與馬戛爾尼訪華使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2），頁插圖 10-19、286-294。

[48] 〔澳〕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著，吳雪映等譯：《時間與權力》（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頁 12-15。

[49] 從康熙年間的「英吉利／英咭唎（國）」，至馬禮遜創譯「大英吉利」，再到 1824 年麥都思改譯為「大英國」，再到 1831 年至鴉片戰爭期間東印度公司職員、英國官員諸如郭實獵、馬儒翰等人與清廷的外交鬥爭，方才將英國從天朝朝貢體制與天下觀中剝離，在中國重構為與之平起平坐、分庭抗禮的大帝國形象，並成為正式的國家譯名。〔新加坡〕莊欽永：《四不像「大英國」及其它傳教士譯筆下的新詞》

國家譯名地位提升的同時，在紀年上不僅要使用大英年號，以表不奉清朝正朔，以示英國與清朝不具有隸屬關係。例如 1834－1836 年，英國官員如律勞卑試圖在文書使用大英國名、年號，使用「欽」、「大臣」等詞彙，並將之抬頭等在清廷看來極其逾矩且大發雷霆的文辭與格式。[50]

寧波在英國輸入「大英國」概念史上，蓋有先例。早在道光十二年（1832），寧波官員便已從郭實獵等人之〈胡夏米上寧波府稟〉等文書接觸到「大英國」及抬頭格式。[51]爾後的鴉片戰爭時期，時任英國外交大臣的巴麥尊的〈巴麥尊子爵致中國皇帝欽命宰相書〉（"Lord Palmerston to the Minister of the Emperor of China"，簡稱〈宰相書〉，1840）就曾被投遞至寧波鎮海，該檄文由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1814-1843）譯為中文，在船堅砲利掩護下，譯者不再擔憂大清的審查與施壓，不再唯恐在言辭上見罪中國，不利兩國交流，故而不僅直書「大英國」，且將之與「大清」（不再稱呼「天朝」）並列，政治象徵意味十足。[52]又，前文提及之〈英國水師將帥伯麥等為要侵佔定海而致定海總兵的戰書〉中的「大英國主」，紀年中西並置，然西曆直書「一千七百四十年七月四日」；郭實獵所譯舟山總督〈英軍在定海所佈偽示〉再次實踐以「大英」翻譯"Great Britain"，而與之並列的是在英人眼中具有前朝性質的「天朝」。[53]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再以日本為借鏡，亦可發現，中國抗拒「大英」的失敗，也使得大英一詞在 1856 年以後在日本典籍中也逐步登場，與此相對的是此前近十餘年間由中國傳入之「英夷」、「嗼咭唎」等漢字譯名也呈現消退的現象，[54]足見英國對中文審查影響範圍之深遠。

（新加坡：新躍社科大學新躍中華學術中心；八方文化創作室，2022），頁 3-9。

[50] 莊氏將之分為三個階段：一，使用大英（國）對峙期（1834.07.25-1836.12.13）；二，使用英吉利（國）妥協期（1836.12.14-1840.01）；三、使用大英（國）戰爭衝突期（1840.02.20-1842.08.29）。詳見：〔新〕莊欽永：《四不像「大英國」及其它傳教士譯筆下的新詞》，頁 38-88。

[51] 〈胡夏米上寧波府稟〉：「大英國屬地方，我國法律，亦准買賣」、〈胡夏米上浙江提督〉：「大英國船主胡夏米敬稟……」、〈胡夏米上寧紹道書〉：「所以遠客帶回奉我（抬頭）大英國官員」。許地山編：《達衷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頁 36-37、40、44-45。

[52] 此處非常感謝王宏志教授提醒，後世所見〈宰相書〉均為謄抄本，目前未見原件。如《籌辦夷務始末》中的抄本，未將「大英國」抬頭。《史料旬刊》中的譯本，為俄國傳教士所譯〈嗼咭唎國大后管理外國事務宰相謹啟〉，該譯本中「國主」使用的是「大后」與「大皇后」譯法，國名為「嗼咭唎」。王宏志教授還惠賜了「大清國」與「大英國」均有抬頭之抄本。故而無法藉此斷定原件面貌，但推測原件存在「大英國」抬頭的可能性。胡濱譯：《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540-546；〔清〕文慶等纂輯：《籌辦夷務始末》，冊 1，頁 213-217；故宮博物院編：《史料旬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冊 4，頁 648-654；〔新〕莊欽永：《四不像「大英國」及其它傳教士譯筆下的新詞》，頁 32、70-71；〈宰相書〉的中譯本梳理，詳參王宏志：〈「割讓」「香港」：鴉片戰爭前期中英談判有關割讓香港的翻譯問題〉，收入余來明、王杰泓主編：《新名詞與文化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22），頁 293。

[5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鴉片戰爭在舟山史料選編》，頁 25、143。

[54] 詳參「イギリスを指す表記の一覧表」。王敏東：〈日本語におけるイギリスの呼称につぃと〉，《台灣

又較之同時期的語言教材，如羅伯聃的《華英通用雜話》（1843）與《正音撮要》（1846，又稱《華英說部撮要》）、同時代之璘為仁（William Dean，1899-1981）的《潮汕土話初階》（1841）、裨治文（E. C. Bridgman，1801-1861）的《廣東土話文選》（1841），乃至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華英字典》（1815-1823）皆無此現象，除卻羅著兼以中國人為潛在讀者外，其餘多是為洋人學習中文或是方言而作，故紀年僅在版權頁書寫阿拉伯數字年份，而《雜話》之牌記甚至沒有任何紀元。惟羅伯聃在寧波之付梓之《撮要》，也由《雜話》序言中的「英人」抬升成牌記中與「大清靜亭高氏」並列的「大英羅伯聃」，但此依舊屬於籍貫範疇，耶穌會士早有先例，其年份「道光丙午年」依舊奉大清正朔；雖然其中文牌記葉在右，英文版權頁在左，但須知其閱讀順序與《雜字文》相反，右側按中文閱讀習慣依舊屬於正常牌記頁，又見《雜字文》的進一步「僭越」。[55]中英紀年並列之狀況，反而有類《南京條約》——在條約原件中文部分首頁，並列書有「大清欽差便宜行事大臣等」與「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以及紀年「道光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即英國紀年之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八月九日」。[56]另一個相似的證據是時為英國全權代表、後任香港首任總督的璞鼎查在《華友西報》（*The Friend of China and Hong Kong Gazette*）刊登之告示，其紀年亦為「一千八百四十二年七月初四日、即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二七日示」。[57]但顯然《雜字文》更進一步，在凸顯「大英」上更接近〈宰相書〉或是郭氏的〈英軍在定海所佈偽示〉。

繼而論書名《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古人乍一看到，多會有所疑問——書名竟將「英」字冠在「華」字之前。按照名實關係而言，《雜字文》內文之中文書於英文之前，英文乃是針對中文的翻譯，故照應照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類字典的習慣，當作《華英字典》，如馬禮遜《華英字典》、羅氏《雜話》。《英華字典》類中，明確在書籍上印有中文書名者，當屬 1844 年衛三畏之《英華韻府歷階》。此著英文在先，冠以「英華」尚名副其實。而《雜字文》顯然不合此體例，否則應名之《泰（或印）華英仙尼華四雜字文》。其違例之因，更宜從其編纂目的之尊奉英國的角度思考。《雜字文》作為先行者，將中國固有的褒義「英華」概念轉換，從《古今詩苑英華》、《文章英華》、《宋詞英華》等題名傳統中的「精華」之意，替換作英－中二國／二語（English-Chinese）意涵。進一步而言，「英」在「華」上，

日本語文學報》第 6 期（1994 年），頁 220-229。

55 〔英〕羅伯聃（Robert Thom）譯述：《正音撮要（上卷）》（寧波：寧波華花聖經書房，1846），頁牌記；〔英〕羅伯聃：《華英通用雜話（上卷）》（廣州：出版社不詳，1843），頁序。

56 《中英江寧條約（南京條約）》（1842 年 08 月 29 日，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獻編號：910000108），頁 25。

57 Henry Pottinger,“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璞為列情曉示事,” *The Friend of China, and Hongkong Gazette*, Sept. 29, 1842, p.111.

有類「華夷之辨」中將「華」至於「夷」之後而成「夷華」。晚清諷刺譴責小說《斯文變相》（1906）便曾對此現象進行過嘲諷，已見清人對「英華」的「顛倒」也甚為介意，上升至《春秋》中的夷夏之防來論：

> 唐金鑒見是上海華英大藥房制的，便道：「這個藥房的名字，便不通，那會有什麼好藥！中國書上只有英華兩字，是常用的，怎樣顛倒轉來叫做華英呢？」冷竹江忍不住笑聲，答道：「這華字是指中華大國，那英字是指英吉利國，先華後英，和那文法上，卻沒什麼關係。」唐金鑒皺眉道：「英吉利三個字的國名，從沒有見過經傳，一定是個外洋的國名了……從古以來，只有用夏變夷的，沒有用夷變夏的道理。這華英大藥房的藥，倘然是中華出的，可以治病，若是英吉利出的，就怕不妥。所以《春秋》上面，沒一處不嚴那夷夏之防呀。」[58]

其後之「法華」（《法華經》／《模範法華字典》）、「美華」（「華美」／美華書館）、「德華」（范仲淹：「德華遂振於域中」／《德華字典》）等中外國名並至詞彙經搶奪漢語舊義後實現雅馴化，對原有中文詞彙與觀念形成了排擠效應，與相應國家地位翻轉是一衣帶水的。

如果只觀中文〈序〉，僅可得出仙尼華四苦口婆心，勸說中國人學英語以助通商，明智者可藉此發家致富的印象。繼而從深層論，主張被殖民者學習英語，正式麥考利主義（Macaulayism）的精神之一。而學習者掌握英文之後能夠閱讀英文序，就會發現其直白的尊英／殖民理念，以及點出了殖民話語的受眾。仙氏在英文序的末尾如此說道：

> 因此，他建議每一個學生和他的朋友去學習它;只要將它牢記在心，並遵循它的指導規則，他們就有資格在大英國政府——這個控制和影響世界大部分地區的強大國家——的領導下，處理中國的任何事務。[59]

仙氏行文至此，終於露出了他的編纂意圖——向舟山地區灌輸大英帝國觀念，由掌握英語的華人建構起大英帝國想像共同體，共浴帝國榮光，成為帝國臣民的一員。甚至言外之意，還藏有會英語的華人將會無懼清廷，享有額外的特權保障，塑造對殖民宗主的膜拜意識與認同取向。當然此語也是雙向的，亦可理解為印度人在習得寧波話後可以進入舟山軍政府

[58] 遁盧：《斯文變相》，收入《中國近代孤本小說精品大系》（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卷3，頁 553-554。

[59] 〔印〕仙尼華四：《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頁（英）序 3b。

與寧波領事館乃至其他領事館工作。這類話語具有濃重的英帝國殖民時代的語言帝國主義（linguistic imperialism）色彩——通過不斷強調英語的主導性，以及透過英語教學，建立起想像的英語社群並不斷鞏固其地位。除了建立起英語的優勢之外，英語政策製造與反映了殖民意識形態，即英語代表了「文明、理性、進步、現代」，所以能為殖民地人民帶來「文明、知識、財富」。[60]而這些話語的源頭不僅可以看到麥考利主義的成效，就吸引印度人或寧波人擔任公職之論，也可以見到《1833 年憲章》其中一項改革的影響——允許當地人擔任政府公職。

郭紅認為此書產生之背景為五口通商，[61]換言之，郭氏預設主要讀者乃是寧波口岸群體。實際上，沿著副文本中的殖民角度切入，並結合作者的背景維度，仙尼華四預設的讀者群得以重思並浮出水面。但按上述探究，可發現仙氏主要準備讀者群體更可能來自英據舟山，否則裡面的泰盧固文無法發揮效用，也無法解釋其中的尊英色彩。同時，作為隨軍人員的仙氏一旦跟從英軍撤離駐地舟山，便無法如商人或傳教士那般回到寧波，便也解釋了該教材在舟山回歸清廷後未再印刷，因為該書並不是為寧波府城的讀者服務的，而是為印度青年與廣義寧波人，或許還有零星的來自馬德拉斯的英國軍官編纂的，而唯有舟山有此條件。而現實亦可佐證這一推測——在法國拉萼尼訪華使團中的奧斯馬納（Auguste Haussmann）筆下，1845 年的寧波，依舊沒有多少人說英語，這與舟山的語言情況截然相反。[62]

從以上諸多副本文可推導作者的編寫意圖，當然編者的意圖不一定可以被讀者發覺，尤其是《雜字文》除了年號外，刻意把大量尊奉英國的信息都是潛藏在英文中，讀者若不知悉英文則無法審查，而知曉英文者屬於既得利益者，也不會有所質疑。並且，學習者一但進入英語語境，軍政府帶來的一系列文化機制與規訓會使得讀者逐步感受到編者的目的，甚至有可能此書的出版在某種程度上迎合了舟山華人與印度青年期待而促成的作品。當然也可能是仙氏作為政府員工與帝國臣民，需要在序言中書寫稱頌大英的話語，也容易為英語讀者所接受。本節藉細緻釐清副文本中的「反常」案例，既可推導出作者的殖民意圖，還能重現鴉片戰爭期間，中英間「帝國碰撞」所產生有關跨文化的主權想像知識如何在副文本上運作，以及複雜的話語場域與實踐機制。

---

[60] 張月珍：〈英語帝國的解構與再建構：網際網絡全球化時代的語言文化政治〉，《文山評論》第 5 期（2003），頁 106-108。

[61] 郭紅：〈第一本寧波方言英漢詞彙集〉，《或问》第 15 期（2008），頁 27。

[62] Auguste Haussmann, *Voyage en Chine, Cochinchine, Inde et Malaisie* (Paris: Desessart, G. Olivier, 1847), p.356.

四、所奉何君？：「大英」下的「女皇」新譯

英國君主乃是英國主權之體現與象徵符號，舟山如何稱呼英國君主以及尊貴與否，都是與清廷地位關係與當地施行殖民統治力度的窺測管道。英國在入侵舟山與寧波時，展示了為數不少、具有強烈殖民侵略象徵意味的行為，除了前文所及的升旗外，還有英軍在1842 年攻佔定海後、侵佔寧波時演奏的二首歌曲。在靠近寧波城之前，英軍中的第 18 樂隊分別演奏了《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以及《統治吧！不列顛尼亞》（Rule, Britannia）二首歌曲。[63]前者作為事實國歌稱頌女王，而後者作為著名的海軍軍歌與愛國歌曲，不僅象徵英國的殖民擴張與武力崇拜，更是彰顯英國的殖民勢力已擴張至寧波，將舟山視為「準殖民地」。相較於此，文本中相對抽象的殖民話語更是隱秘，影響更大。

先從英方頒佈的中文版告示而言，英國視舟山為「準殖民地」的心態也展露無遺。英軍第一次佔據舟山期間，便開始宣揚改變效忠對象的思想，各類話語層出不窮。如 1840 年 8 月下旬郭實獵將「舟山總督」的《佈示》譯成中文向定海民眾演講：「鄉里保長、居民等，似經向來恭迎天朝官弁，即應仍舊恭迎優待大英官弁軍士，且如遇到鄉里擾亂，該保長等是問。」[64]這份被清廷稱作《偽示》的文書，附有道光帝的朱批：「可惡至極」，其憤怒之情不言而喻。10 月，義律與總督布爾利的〈曉諭〉中再次明確提及定海居民必得服膺大英：「安分恭遵大英國主之命」、「蓋爾民等現在唯屬英國治下，不可不恭遵。」當 1841 年舟山第二次被英軍攻佔時，璞鼎查於 10 月 6 日頒布〈曉諭〉，宣佈定海重歸英國治下，不歸清廷管轄，更可能長久佔據：「斯地或許連年久為據守，不歸皇帝權下。」[65]顯然，向舟山人民灌輸服從大英及長久統治，以及向西方展現的當地人歸化英國文明，皆乃殖民話語。實際歸順乃至歡迎英國者，唯有獲利者，並未像英國人筆下那般普遍。[66]

雖然，中西官員的職稱原文有異，但《雜字文》以及英方在舟山諸多佈告多採用歸化翻譯，如「總督」作「總兵」，而維多利亞女王頭銜之譯則花費了別樣心思。從副文本轉

---

63 Murray, *Doings in China*, p.59.

64 〈英軍在定海所佈偽示〉，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鴉片戰爭在舟山史料選編》，頁 142-143；英文原文見：Liam D'Arcy-Brown, *Chusan*, pp.93-94。

6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鴉片戰爭在舟山史料選編》，頁 520、530。

66 1841-1846 年時，印度、舟山與香港對於英國而言性質並不相同：印度乃是受英王託管，印度政府的直接權利來自英王或間接來自被他們取代的本土統治者；舟山在簽訂《南京條約》後並非英國王室的財產，而是類似澳門的，開放外國人居住的定居點；香港政府的權利則是來自英王。Arthur Berriedale Keith, *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India, 1600-1935*, p.133；Queen Victoria, *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vol. 1, p.328；〔英〕施美夫（George Smith)著，溫時幸譯：《五口通商城市遊記》（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頁 220。

至內文，在〈第三十國度門〉（“Section 30: Of the Kingdom”）中列有第 17「皇帝（An Emperor）」、第 18「皇后（Empress）」、第 19「王（King）」、第 20「王室（Queen）」、第 21「女皇（Queen）」。[67]而羅伯聃的《雜話》也以類似次序排列同類詞彙。尤爲留意的是，即便是作爲全權公使的璞鼎查，在 1842 年 2 月 16 日的香港頒佈〈曉諭〉（“Proclamation”）中，堪堪將維多利亞女王譯作大皇后——「大英國皇后懿旨」，與香港的皇后大道（Queen’s Road）、皇后街（Queen Street）、域多利皇后街（Queen Victoria Street）、皇后碼頭（Queen's Pier）等譯相映成趣。就連官方文告都稱作「皇后」，香港地名的「誤譯」可謂其來有自了。這既反映的是當時嶺南普通文人為代表的中文語境知識體系對女性君主的認知缺乏，想當然爾以「皇后」對譯，也折射出洋涇浜英語作爲一種商務英語的面對較爲抽象的異文化詞彙是的準確性差强人意。但不可忽略，遭受殖民統治的香港已經將“Queen”從「王后」抬升至「皇后」了，而非是作為屬國國王之妻的「王妃」，但還是不及仙氏之譯那般超前。

對於傳統中國而言，外國君主可否稱「大」、「皇」或是「天子」是長久以來的敏感問題。[68]正如乾隆所言：「天下大皇帝惟有一人，除我統御天下之大皇帝外，他人豈可稱作大皇帝？」。[69]中國遏制英人使用「大」、「皇帝」等政治術語的失敗，象徵著天下觀的正式崩潰，猶如春秋時代禮崩樂壞下的諸侯稱王，迎來西人乃至舊藩屬國稱大稱皇的時代——「大英女皇」、「大法蘭西皇帝」、「大俄羅斯大皇帝」、「大羅馬大教皇」、「大韓帝國皇帝」等紛至沓來，清廷已無力壓抑與抵抗。[70]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時人表達了外國君主稱「大」、

---

[67] 〔印〕仙尼華四：《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頁 178b。

[68] 不僅是中西交流中存在此一問題，歷史上的中日交往也曾涉及此問題——自魏明帝起邪馬台國卑彌呼女王向中國稱臣，封「親魏倭王」。其後數位國王皆遣使入貢，獲封「倭王」、「安東將軍」銜。至隋煬帝時自推古天皇國書中自稱天子引煬帝不悅，《隋書》載：「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後，推古女皇再次致〈與唐帝書〉，開篇即言：「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二次文書皆顯示日本尋求獨立國家地位而非臣屬，以示與中國乃對等國家關係。〔明〕鄭若曾：〈倭國朝貢事略〉，《籌海圖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161-163；〔唐〕魏徵、〔唐〕令狐德棻：《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頁 1827；〔清〕黃遵憲：《日本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19），頁 1598。

[69] 乾隆對於俄國文書突然將女皇改作大皇帝一事，極為關切，用詞嚴厲，接獲旨意的大學士等具信調查時以重大事件視之：「若係故意迴避不寫，則斷不可姑容。總之，俄羅斯人多年未敢如此寫作大皇帝，今驟然而書，尚宜問明緣由，其關係甚重。」此處尚有進一步討論之處，依照後文資料庫的檢索結果，「女皇」在清代文本中並不常見，如魏源等（1794-1857）即呼葉卡捷琳娜一世（Catherine I，1684-1727）為「叩肯汗」（「其妃代臨朝，為叩肯汗，華言女主也。」），又有「女王」、「女主」之稱，未見「女皇」。因此檔稱「女皇」是翻譯的結果，而滿文所書是否為「女皇」、「女皇帝」，還是「女主」、「女汗」，抑或是其他稱呼，因原文獻難以獲得而有所存疑。詳見：乾隆二十八年五月三十日〈寄諭在京大學士尚書等著詢問俄羅斯文內將女皇稱作大皇帝一事〉，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長沙：岳麓書社，2011），冊 4，頁 508；〔清〕魏源，陳華等點校注釋：《海國圖志》（長沙：嶽麓書社，1998），頁 1490、1540、1550-1551。

[70] 關於西方教皇與君主是否可以稱皇的問題，莊欽永已做過大量研究，詳參：〔新〕莊欽永、〔新〕周清

稱「君主」、稱「帝」，可與清帝並列的惱怒，謂之「華夷不分」、「背理越分」，與「華英」顛倒相類：「乃將大英國大君主、大法國大皇帝，與大清國大皇帝，並列為三，殊覺華夷不分，薰蕕同器，背理越分，莫甚於此，天高聽卑，必不祚此驕鹵也。」[71]

同時，檢索「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CCL）」與「《明實錄》、《清實錄》、《朝鮮王朝實錄》資料庫」之清代文獻（鴉片戰爭前），「女皇」一詞較為罕見，且基本指代女皇氏（女媧、堯妃散宜氏女等）。零星如《鏡花緣》稱「女皇帝」者，在嚴格詞彙形式上並不等同「女皇」。由此推測，在清代，非口語的主流書面文本中，“Empress”義的「女皇」，基本不被使用。直到清末小說如《孽海花》、史書《東華續錄（光緒朝）》，才開始陸續使用，且稱呼的對象正是英女王維多利亞，依舊在仙氏翻譯脈絡之內。[72]如此意味著，從仙氏作為起點，「女皇」才開始真正在漢語書面語境中開始了普遍化使用的進程。此外，有關君主譯名的討論雖已屬正文，但對於輔助解讀副文本中的尊英／殖民意涵相當必要，尤其與「大英」一脈相連，不可略之。

若將數本《英華字典》、英語教材中已經的“Queen”並置比較，「女皇」的翻譯要在 19 世紀 70、80 年代方在字典中增補，展現了該詞彙在《雜字文》中的超時代性與英國的本位主義：

表一 道光至光緒時期各英文教材及其他文獻“Queen”中譯表[73]

海：〈翻譯的政治：「皇」、「王」之爭〉，《或問》18（2010），頁 85-125；〔新〕莊欽永：〈「大英國」、「皇帝」的政治效應〉，《「無上」文明古國：郭實臘二種《大英國志》研究》（新加坡：新躍社科大學新躍中華學術中心；八方文化創作室，2015），頁 66-78；氏著：〈四不像「大英國」：大清天朝體制鉗製下的漢譯泰西國名〉，《四不像「大英國」及其它傳教士譯筆下的新詞》，頁 1-88。

71 〔清〕贅漫野叟：《庚申夷氛紀略》，收入齊思和等、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中國近代史史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頁 20。

72 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2023.11.25）；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index.jsp，2023.11.25）；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明實錄》、《清實錄》、《朝鮮王朝實錄》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mqlc/hanjishilu?7:1662678991:10:/raid/ihp_ebook2/hanji/ttsweb.ini:::@SPAWN#top，2023.11.25）。

73 〔印〕仙尼華四：《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頁 178b；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Part III* (Macao: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22), p. 348 and 141；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十冊．譯編卷》（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頁 168、202；〔清〕陳逢衡記、〔日〕荒木謇訓點：《嘆咭唎紀略》（江戶：和泉屋善兵衛，1853），頁 11a；Henry Pottinger, “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璞為列情曉示事”, p. 111；〔普魯士〕郭實獵編譯，〔新〕莊欽永校注：《萬國地理全集校注》（新加坡：新躍社科大學新躍中華學術中心；八方文化創作室，2019），頁 278；〔美〕衛三畏（S. Wells Williams）：《英華韻府歷階》（澳門：香山書院，1844），頁 227、21、85；Walter Henry Medhurst,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vol. 1* (Shanghae: 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 1847), p.1036 and 499；道光本《華英通話》與咸豐本《華英通話》均收入〔日〕內田慶市、〔日〕田野村忠溫編：《『華英通語』四種－題解と影印》（吹田：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2020），頁 183、187、302、401；Wilhelm Lobscheid,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Part I* (Hong Kong: The Daily press office, 1866), p.1414, 1807 and 733；〔清〕馮祖憲等：《英話註解》（慈溪：守拙軒，1860），

頁 7a、頁 21b、1a；〔清〕唐廷樞：《英語集全》（廣州：經緯堂，1862），頁 8b、9a、21b；Justus Doolittle,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Foochow: Rozario, Marcal and Company, 1872), p.389 and164；Ira Miller Condit, *English and Chinese Reader with a Dictionary* (New York: American Tract Society, 1882), p.93 and 43；〔德〕羅存德（Wilhelm Lobscheid）原著，〔日〕井上哲次郎訂增：《訂增英華字典》（東京：藤本氏藏版，1884），頁 861、454；〔清〕鄺其照：《華英字典集成》（香港：循環日報，1889），頁 274、123；〔清〕顏惠慶：《英華大辭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08），頁 1814、256。

文獻	Queen 之中譯	國名中譯
《雜字文》（1846）	女皇	大英
馬禮遜 *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1822）	后、皇后	英吉利國、大英國
林則徐譯《澳門新聞紙》（1838.07.16、1839.11.02）	王后、女王（「又嘆國王后二字，宜用皇字，非王字，蓋字在中國之義，王字不過為尊貴之稱，皇帝常常以王封皇親國戚」;「嘆咭唎女王宮內……」）	嘆國
陳逢衡《嘆咭唎紀略》（1841）	國王、女主、女王（「現今國王係女主……」;「年與女王同」）	嘆咭唎
璞鼎查〈曉諭〉（1842）	大皇后	大英
郭實獵《萬國地理全集》（1843）	皇后(「大英國家之首為帝君。現攝政者，係屬皇后，號捷勝。」)	大英
羅伯聃《華英通用雜話》（1843）	王后	英國
衛三畏《英華韻府歷階》（1844）	后、皇后、國后	大嘆國、 嘆咭唎國
麥都思《英華字典》（1847）	后、王后、椒房、小君、王娘、君夫人	英吉利國、大英
鄭仁山序《華英通話》（1849）	皇后	英吉利
子卿《華英通話》（1855）	皇后	英國
馮祖憲《英話註解》（1860）	無（Empress，皇后）	大英
唐廷樞《英語集全》（1862）	王后	英吉利國、英國
羅存德《英華字典》（1866）	后，國后，王后，王娘，娘娘，君夫人，小君，君主（a ruling queen，as the Queen of England） 注：已使用「皇」概念，如「Tory，在大英國，助皇者」	大英國、英吉利國、紅毛國
盧公明《英華萃林韻府》（1872）	后、皇后、國后、女王	大嘆國、嘆咭唎
江德《英語入門》（1882）	女皇、皇后	英國、英吉利國
羅存德原著，井上哲次郎訂增：《訂增英華字典》（1884）	后，國后，王后，皇后，王娘，女皇，娘娘，君夫人，小君，君主（a ruling queen，as the Queen of England）	大英國、英吉利國、紅毛國
鄺其照《華英字典集成（1899）	后、王后、王娘、女皇	英國

顏惠慶《英華大辭典》（1908）	1. 王后；2. 女君主，女王，女皇……	英革蘭國、大英國

據上表，從純粹的英語教材脈絡而言，可得出如下觀點：一，「大英」概念比「女皇」先行；二，英國人翻譯英國概念相較於美國人而言，尤為重視去掉「口」部與積極使用「大英」；三，寧波地區之大英概念承自嶺南，若從女皇概念的角度而言，寧波地區早於嶺南；四，採用女王／女皇之譯的教材，通常在翻譯英國時，也會使用大英概念，可見二者之間存在認知聯繫，《雜字文》當屬此類實踐。[74]

郭實獵的《萬國地理全集》，在其 1841 年就任寧波知府、定海知縣時動筆。且更早的 1834 年，他已在《廣州記錄報》（*The Canton Register*）以“Philo Sinensis”的名義發表〈有關英格蘭國王的中文頭銜〉（“On the King of England’s Chinese Titles”）中思考君主的頭銜中譯問題，他提出「國王」、「帝君」、「國主」等乃是中國附庸國、皇親國戚或是普通王國的頭銜，皆無法體現英國的無上地位，故而在中文頭銜中宜選用「皇帝」（Emperor）來彰顯英王（King）與中國皇帝地位並尊。[75]據此可知，郭氏尤為重視英國君主的中文頭銜，翻譯稱謂時尤其注重對等原則，但他也僅做到如璞鼎查一般，將維多利亞女王從國王銜抬升至皇后銜。而郭實獵的後繼者，其妻姪巴夏禮（Sir Harry Smith Parkes，1828-1885）[76]卻做到了這一點。如 1844 年，他任廈門翻譯官時，曾對海防官員遞交之官方文書中的「夷」字進行審查，要求退還修改；[77]他也曾因為英王稱謂，直接與清廷官員進行外交交鋒——

[74] 若從翻譯史與出版史的角度而言，「大英」概念的開創者為馬禮遜。翻譯史上，馬禮遜譯 1816 年阿美士德使團國書時，首用「大英吉利」譯“Great Britain”；1832 年馬禮遜於馬六甲英華書院出版之《大英國人士略說》是目前可見最早以「大英」為題的書籍。此外，麥都思 1824 年於《特選撮要每月紀傳》譯為「大英國」，但並未在其《英華字典》中使用，且使用「王家」概念。《英吉利國太子嗣王致大清國大皇帝國書》，英國外交部檔案：FO 1048/16/42；〔英〕馬治平（Charles Majoribanks）著，〔英〕馬禮遜譯：《大英國人士略說》（馬六甲：英華書院，1832）；〔英〕麥都思：〈英吉利國使用之錢糧〉，《特選撮要每月紀傳》（1824），頁 43a-44b。

[75] 按歐洲傳統，多由繼承羅馬帝國皇統者，方有權限使用皇帝（Emperor）頭銜。是故該頭銜在東、西羅馬帝國及其繼承者中流傳。在歐洲由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後來的德意志皇帝、奧地利皇帝）、俄羅斯沙皇、與法蘭西帝國皇帝（Empereur，拿破崙家族）所繼承。而英國雖有心稱帝，但一直缺乏皇帝法統，直到英國吞併印度，宣稱延續蒙古人的蒙兀兒帝國，維多利亞女王（Queen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終於加皇帝銜而稱為印度女皇（Empress of India），英國也名正言順的成為了大英帝國。而此刻的郭氏試圖給威廉四世冠以皇帝銜，在歐洲也屬於爭議之舉。莊欽永認為，郭氏反清意識強烈，出於不滿中文語境中將英國國王視為清朝臣屬，而在《萬國地理全集》用這種創造性叛逆譯法，且他已然採用皇帝、皇后來翻譯“emperor”與“empress”，其後魏源、徐繼畬在《海國圖志》、《瀛寰志略》中將「皇帝」、「帝君」、「皇后」，一一降格為「王」、「汗」、「女王」或「女主」。連「皇后」都需降格，遑論「女皇」之譯的「僭越」。Philo Sinensis, “On the King of England’s Chinese Titles,” *The Canton Register* 7. 46 (Nov. 18, 1834), p.184 and Supplement；〔新〕莊欽永校注：《萬國地理全集校注》，頁 lxxi-lxxiii。

[76] 巴夏禮曾跟隨郭實獵、馬儒翰學習中文，並在 1843 年於舟山任職秘書兼翻譯與學習中文。

[77] 「夷」字用來輕慢外國人，英國早已關注，王宏志對此修正了劉禾的觀點，指出幾乎從中英交流之初，英國人便知曉中國人在外交中保持一種輕視態度，甚至他們作蠻夷。但為維持貿易關係，並未作出激烈回應。較為激烈的事件是 1814 年封倉事件，在會議後英國人提出不要以蠻夷稱呼外國人。這種態

1860 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方代表巴夏禮北京遭僧格林沁囚禁，史稱「巴夏禮事件」，成為火燒圓明園的導火索。據他回憶，審訊期間，他以中文中稱呼皇帝的詞彙（疑為「大君主」、「（大）皇帝」等）稱呼英王，清廷官員對此非常惱火，並說道：「你使用這樣的詞是什麼意思」，「你自己也說了你在中國已經很長時間，能說我們的語言，能讀懂我們的書籍，因此你肯定知道，天下只有一位大皇帝，他統治所有的疆土。」[78] 此後簽署之《中英續增條約》（《北京條約》），較之《南京條約》，紀年也如《雜字文》一般增加了「大英」，英王稱謂也從「君主」提升至了「大君主」。觀之《雜字文》，仙尼華四使用中性的「外國人家」譯"foreigner"，不見「番、遠、夷、鬼」諸字，確實實踐了英國人禁「夷」字的策略。[79]由此意味著，英國的翻譯官們對中文愈加深入，對中文詞彙中的包納的等級秩序愈加熟稔，對涉及英國地位的中文詞彙提出了匹配「帝國」的文化轉譯與審查，這一方面，仙尼華四足謂是先行者。

孤證不立，《雜字文》又在翻譯英王在清廷常見英吉利國主中的「國主」一詞，亦將之破格翻譯作"Empire"。[80]除「國主」外，同類詞中的「強國」（"mighty kingdom"）一詞也值得關注。其所指者有兩種可能，其一，所指英國，謂其強也；其二，所指清廷，將之從 Empire 降格到 Kingdom，因當時歐洲最為流行的中國百科全書，門多薩（Juan González

---

度在 1834 年東印度公司結束壟斷權，英國政府設立商務總監後，兩國外交轉變為正式的政府對政府的關係，由此產生了律勞卑要求平等交流所引發的摩擦。值得關註的是，在英國外交部檔案中，有一份稀見之照會——簽署《江寧條約》後，璞鼎查於 1842 年 11 月 12 日發給欽差伊里布照會，退回文書，要求原文修改夷字，且「嗣後嚴飭書吏不准再書」，而巴夏禮此時為璞鼎查下屬，知曉此事並受此影響的機會較大。詳參王宏志：〈說「夷」：十八至十九世紀中英交往中的政治話語〉，《文學》2016 春夏卷（2016 年 10 月），頁 209-307。

78 原文未指出具體的中文詞彙，《（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與《趙文恪公自訂年譜》等史料未對此事有所記載。中譯本雖稱「陛下」，然按清人中後期傳統，官員上書鮮稱「陛下」而多稱「皇上」、「上」，晚清外交文書中則多用「大皇帝」。巴夏禮以陛下稱呼英王的概率極低，而稱呼「大君主」、「（大）皇帝」的可能性較高，此觀點可參照中英、中法《北京條約》中對英法兩個君主的稱呼。Stanley Lane-Poole, *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 Sometime Her Majesty's Minister to China and Japan: Consul in China* (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 1894), p.384；〔英〕斯坦利・萊恩－普爾（Stanly Lane-Poole）、〔英〕弗雷德里克・維克多・狄更斯（Frederick Victor Dickins）著，金瑩譯：《巴夏禮在中國》（上海：中西書局，2011），頁 65、302；《中英續增條約(中英北京條約)》（咸豐 10 年 9 月 11 日，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獻編號：910000109 ）；《中法續增條約(中法北京條約)》（1860 年 09 月 12 日，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獻編號：910000044 號）。

79 〔印〕仙尼華四：《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頁 148a。

80 衛三畏在為《瀛寰志略》撰寫的書評中，如此談到徐繼畬因其官位導致他採用「歸化」策略：「在整部作品中，他一概用『王（wúng，king）』和『主（chú，lord）』來稱呼外國君王們（foreign monarchs），只為自己君主保留『皇（hwáng，emperor）』的頭銜。」可見西方譯者對中文頭銜中的等級秩序，並非無知。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Ying Huán Chi-lioh 瀛寰志略 or General Survey of the Maritime Circuit, a Universal Geography by His Excellency Su Ki-yü of Wútá in Shánsi, the Present Lieutenant-governor of Fukie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0 no.4* (April 1851), p.179；〔新〕莊欽永校注：《萬國地理全集校注》，頁 lxxii。

de Mendoza，1540-1618）的《中國大帝國史》的英文名為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nd Mighty Kingdom of China and the Situation Thereof.*，以“mighty kingdom of China”指代明朝，而明朝在西方概念中並非「帝國」，但清朝確實，若以“mighty kingdom”指代清廷，則有暗降格意味。[81]上述案例與“Queen”相輔相成，是中英外交史上具有高度象徵意義與敏感的政治符號，不能割裂以觀。

再觀同時期出版於澳門的《廣東土話文選》，作為美國來華的第一位傳教士，裨治文也已經清楚界分中國大皇帝（great emperor）、歐洲皇帝與國王（emperor，king or queen，稱奧地利君主即皇帝），稱呼「大嗼」君主為「女王」，而頗有「心計」地在介紹美國章節介紹本國語言與規矩時，稱延續自「大英」而非「大嗼」，以見西人對中文的審查與利用。[82]綜上「女皇」（含「國主」）之譯，終歸在中國及對應西方“Imperatrix”概念都是僭越之譯，直到維多利亞獲得「印度女皇」頭銜才真正名副其實，而此番稱呼實則近乎稱謂上的語言賄賂或是翻譯上的操縱（manipulate），是譯者對目標文化意識形態有意操縱與刻意誤讀的結果，用以在中文語境加強女王的權威，拔高英國的地位與清帝國並駕齊驅的「帝國」。

仙氏在「大英領土」上進一步拔高英國君主從皇后至女皇，首先顯示在仙氏或其中文助手認知中，舟山乃與香港性質相似，屬於英國殖民地；其次仙氏作為來自印度殖民地與在華數年的學者，能夠明確區分英國乃是女君當政，以及也能分清中文語境中皇后與女皇的本質區別；其三，顯示清廷已無能力審查位於舟山或是通商口岸的洋人出版中的僭越詞彙；其四，綜合副文本而推導作者意圖，此舉暗含將舟山臣民化的殖民話語，在中文語境使得作為英國象徵的女王更為尊貴，進一步拔高英國形象，以逐步瓦解當地居民對清廷的效忠；其五，對世界認識相關的詞語與概念的改變，「大英」、「女皇」乃至是西曆等作為外交新概念的一環，折射出了整個外交概念體系的近代演進，為後續新的「外交」、「世界」、「國際」等一系列現代概念生成預做準備。[83]

以上涉及的翻譯問題，體現了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所謂的話語即權力，勒菲弗爾（André Alphons Lefevere，1947-1996）指陳的翻譯受到特定時間與文化的影響，以及劉禾所言在鴉片戰爭期間，跨文化、跨語際的翻譯過程中的主權相關符號引起政治與鬥爭並非簡單的語意爭端，而是蘊含各自對主權的訴求。[84]其次是殖民主義運作的展示，

---

[81]〔印〕仙尼華四：《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頁 177b。

[82] E. C. Bridgman,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Macao: S.W. Williams, 1841), p.27, 415 and pp.409-410.

[83] 方維規：〈「夷」、「洋」、「西」、「外」及其相關概念——論 19 世紀漢語涉外詞彙和概念的演變〉，《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4 期，頁 57-70。

[84]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14；〔美〕劉禾著，楊立華等譯：《帝國的話語政治：從近代中西衝突看現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頁 37。

借鑒香港可知，仙氏在舟山進行主權「皇」的強調類同於港英時期部分港人對「皇家」的癡迷，既試圖削弱被殖民區域民眾清廷認同的文化生產模式，是在「準殖民地」教育中尋求為英國人貿易與政府服務的工具，也是在軍事征服之後在舟山群體中用以製造仰賴情結以實現全面穩定的宰制，[85]建構出有利於軍政府的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以及大英帝國的想像共同體，是相對於旗幟、軍歌、軍隊等直觀或暴力符號而言的殖民主義軟的一面。

五、結論

開埠前後的外語教材研究，多聚焦於廣東地區的《紅毛番話》等粵語為主體的文獻，而同時段的吳語材料相對匱乏，《雜字文》的出現彌補了鴉片戰爭期間吳語區外語習得與漢語教育教材缺失的遺憾。《雜字文》在本質特徵上，除卻是第一部吳方言學習英文、唯一一部泰盧固語學習寧波方言的詞彙書外，還可被論證帶有一定「準殖民地」出版物的時代烙印，而此特殊烙印則是由出版地的特殊狀況造就的。沿此脈絡思考，必得觸及晚近以來是研究近現代文本的熱門議題——殖民解構，但此項研究在外語習得教材領域因材料難以適切而顯得冷寂。《雜字文》的殖民色彩的剖析，為近代語言教材與中西交流研究展示了新的路徑——教材研究非局限於新詞新語、語音狀況、翻譯等共通議題，在中西交流中語言教材亦可深研多種文化論題。

本文認為，對於《雜字文》殖民色彩的解構至少從以下三個方面予以關注，並從中可以總結出編者的殖民意圖：

第一是的特殊的「準殖民地」時空背景。仙尼華四編纂《雜字文》與出版期間，其所供職的定海軍政府是典型的殖民政府，故而舟山具有準殖民地性質並實施了一系列的殖民文化工程。本書的出現，既是作者自身學習寧波話的產品，或許也是迎合英方對於舟山語言領域學術調查以及雙語政策的產品。而 1835 年後東印度語言政策轉向，《雜字文》成為了英國東方語言熱的尾聲與鼓勵學習英語政策調整下的過度之作與「孤兒」。雖然這一政策影響了仙氏，但對英國人學習中國方言的興趣影響有限，但歷史的發展卻顯示，此後研究寧波方言的使命確實將由美國長老會從英國手中接過。

第二是作者殖民共謀者身份。麥考利與阿諾德為代表英國語言政策擔憂殖民者在遙遠的殖民地學習東方語言，會從內部變為東方人，所以編寫教材的任務便落在印度人仙尼華四的肩頭。而梅米（Albert Memmi，1920-2020）又指明，模仿殖民者便等同於贊同殖民。

[85] 葉維廉：〈殖民主義・文化工業與消費慾望〉，收入張京媛主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363-364。

[86]就此而論，仙氏以隨軍學者的身份自印度來到舟山，從被殖民者搖身一變，成為了殖民政府運作殖民運作的共謀者（collaborators）或中間人（intermediaries）。仙氏基於殖民文化工程，憑藉其對宗主國學者學術調查的模仿（mimicry）與共謀者相對華人的優勢身份，如此才能在幾乎為一眾傳教士與外交官壟斷語言教材出版的環境中，出版一部非西方人、以中國人為主要讀者群體的語言教材，並流傳亞歐美三洲。由此意味著，編者能夠出版此教材，除了本身庫努種姓擅長多語的語言能力因素外，在文化研究意義上，仙氏舟山將自己同化成了殖民者，代替了鮮再研究寧波語言的英國殖民者位置，由此獲得了額外的文化話語與出版權力。

第三是文本內部的殖民表現以推導作者意圖。《雜字文》在副文本之序言、紀年、牌記等方面積極建構「大英」國，表明舟山之上的英屬軍政府與清廷互不隸屬，對清廷而言是天下觀的崩壞，對英方而論是藉此向舟山人輸送英帝國觀念，增強學習英文的動力，並試圖將寧波方言納入帝國眾多方言之一，可視為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建構的工程。其中譯「女皇」（含「國主」）一詞的案例，還補充了中英對於主權詞彙翻譯的鬥爭史、知識史與文化史。

綜上表明，《雜字文》是英國殖民舟山意識形態的集中體現，是記錄鴉片戰爭歷史的另類文獻。其殖民色彩的解構表明，研究鴉片戰爭研究尚有新的開拓空間，可以彌補更多的歷史細節：其一，語言教材作為鴉片戰爭研究補充文獻的可行性；其二，印度文獻對於彌補鴉片戰爭英方細節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三，語言教材乃是一張誘惑的門票，是進行殖民同化與謀利的邀請函。

舟山在鴉片戰爭期間曾是中英衝突以及英國殖民擴張的縮影，是英國生成、調查與實踐語言帝國主義的重要場域，是殖民中國領土的初次嘗試，《雜字文》的副文本與文本內容正是這段歷史的展示。仙尼華四帶有殖民的編纂意圖，印證了何偉亞（James Louis Hevia）所提出的「帝國教程」中的語言暴力與文化引誘面向，以及英文課乃是帝國主義軟的一面。[87]圍繞《雜字文》的殖民討論，既能看到外部政治環境與作者身份對文本編纂意圖的影響，又能看到特定的語言教材也可以發揮歷史鉤沉的價值與警醒當下的意義。此外，英國學者與譯者在舟山的學術調查與工作，也是英國早期漢學各領域建立與發展的關鍵階段，其由外交與殖民經驗為顯著特徵的實用主義，成為了英國漢學區別於歐陸漢學的顯著標誌。[88]

---

[86] 〔法〕梅米（Albert Memmi）：〈殖民者與受殖者〉，魏元良譯，黃燕堃校，收入徐寶強、羅永強選編：《解殖與民族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22），頁 41。

[87] 〔美〕何偉亞（James L. Hevia）著，劉天路、鄧紅風譯：《英國的課業：19 世紀中國的帝國主義教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頁 3-4。

[88] 類似研究可參關詩珮：《譯者與學者：香港與大英帝國中文知識建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7）。

故而，浙江在英國漢學起源階段上也應具有一席之地。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唐〕魏徵、〔唐〕令狐德棻：《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年。
〔明〕鄭若曾：《籌海圖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清〕文慶等纂：《籌辦夷務始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清〕史致馴等：《定海廳志》。〔清〕光緒十一年（1902）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清〕陳逢衡記，〔日〕荒木謇訓點：《嗅咭唎紀略》。江戶：和泉屋善兵衛，1853 年。
〔清〕馮祖憲等：《英話註解》。慈溪：守拙軒，1860 年。
〔清〕黃遵憲：《日本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
〔清〕戴枚等：《鄞縣志》。〔清〕光緒三年（1877）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清〕贅漫野叟：《庚申夷氛紀略》，收入齊思和等、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中國近代史史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頁 5-27。
〔清〕鄺其照：《華英字典集成》。香港：循環日報，1889 年。
〔清〕顏惠慶：《英華大辭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08 年。
〔清〕魏源，陳華等點校注釋：《海國圖志》。長沙：嶽麓書社，1998 年。
〔義〕艾儒略（Giulio Aleni）：《天主降生出像經解》。晉江：景教堂，1637，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英〕羅伯聃（Robert Thom）：《華英通用雜話（上卷）》。廣州：出版社不詳，1843 年。
〔英〕羅伯聃譯述：《正音撮要（上卷）》。寧波：寧波華花聖經書房，1846 年。
〔美〕衛三畏（S. Wells Williams）：《英華韻府歷階》。澳門：香山書院，1844 年。
〔印〕仙尼華四（P. Streenevassa Pillay）：《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寧波：寧郡東壁齋刻；舟山：定海舟山南門外太保廟刊，1846 年。
〔德〕羅存德（Wilhelm Lobscheid）原著，〔日〕井上哲次郎訂增：《訂增英華字典》。東京：藤本氏藏版，1884 年。

二、近人論著

“Address,” *The Friend of China, and Hongkong Gazette*, March17, 1842, p. 1.
Boulger, Demetrius, ed. “The First English Settlement in Chusan,” *The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 3 (1887), pp.292-333.

Bridgman, E. C.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Macao: S.W. Williams, 1841.

Carter, James. "Zhoushan: Britain's forgotten (and first?) colony in China," T*his Week in China's History* Sept. 29, 2021. The China Project, https://thechinaproject.com/2021/09/29/zhoushan-britains-forgotten-and-first-colony-in-china/.

Condit, Ira Miller. *English and Chinese Reader with a Dictionary*. New York: American Tract Society, 1882.

D'Arcy-Brown, Lam. *Chusan: The Forgotten Story of Britain's First Chinese Island*. Kenilworth: Brandram, 2012.

Doolittle, Justus.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Foochow: Rozario, Marcal and Company, 1872.

East India Company. *The Law Relating to India, and the East-India Company; With Notes and an Appendix*. London: W.H. Allen, 1841.

Fortune, Robert. *Three Years' Wanderings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 including A Visit to The Tea, Silk, and Cotton Countries; with An Account of The Agriculture and Horticulture of The Chinese. New Plants, Etc*. London: J. Murray, 1847.

Haussmann, Auguste. *Voyage en Chine, Cochinchine, Inde et Malaisie*. Paris: Desessart, G. Olivier, 1847, p.356.

House of Commons. "China Trade Bill," *Hansard 1803–2005*. August 12, 1833, https://api.parliament.uk/historic-hansard/commons/1833/aug/12/china-trade-bill. Accessed Dec. 26, 2024.

Jocelyn, Robert. *Six Months with The Chinese Expedition: Or Leaves from A Soldier's Notebook*. London: J. Murray, 1841.

Keith, Arthur Berriedale. *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India, 1600-1935*. London: Methuen & Co., 1936.

Lane-Poole, Stanley. *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 Sometime Her Majesty's Minister to China and Japan: Consul in China*. 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 1894.

Lobscheid, Wilhelm.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Part I*. Hong Kong: The Daily press office, 1866.

Medhurst, Walter Henry.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vol. 1*. Shanghae: Printed at th

e Mission Press, 1847.

Morrison, Robert.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Part III*. Maca o: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22.

Murry, Alexander. *Doings in China*. London: Richard Bentley, 1843.

Nield, Robert. *China's Foreign Places: 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 in the Treaty Po rt Era, 1840–1943*.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Oliva, D. Francisco. *Album pintoresco universal.* Tome 2. Barcelona: D. Francisco Oliva, 1842.

Osterhammel, Jürgen. *Colonialism: A Theoretical Overview*. Princeton: M. Wiener, 1997.

Philo Sinensis. "On the King of England's Chinese Titles," *The Canton Register* 7. 46 (Nov. 18, 1834), p.184 and Supplement.

Pottinger, Henry. "Proclamation," *The Friend of China, and Hongkong Gazette*, March 1 7, 1842, p. 3.

Pottinger, Henry. "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璞為列情曉示事," *The Friend of China, and Hongkong Gazette*, Sept. 29, 1842, p.111.

Queen Victoria, *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Société Orientale de France, "Quelques ports de la Chine (1)," *Revue de l'Orient: bulleti n de la Société orientale* 7 (1845), p.201-203.

The Bengal and Agra Annual Guide and Gazetteer 2 (1841).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1(1842).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3 (1844).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4 (1845).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5 (1846).

Tyrone, William James. *Recollections of a Three Years' Residence in China: Including P eregrinations in Spain, Morocco, Egypt, Indi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Lond on: Richard Bentley, 1853.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Williams, Samuel Wells. "The Ying Huán Chi-lioh 瀛寰志略 or General Survey of the Maritime Circuit, a Universal Geography by His Excellency Su Ki-yü of Wútá in Shánsi, the Present Lieutenant-governor of Fukie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20.4

(April 1851), pp. 169-194.

〔日〕內田慶市、〔日〕田野村忠溫編：《『華英通語』四種－題解と影印》。吹田：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2020 年。

〔日〕柄谷行人著，林暉鈞譯：《帝國的結構：中心・周邊・亞周邊》。臺北：心靈工坊文化，2015 年。

〔日〕衛藤沈吉：〈炮艦政策的形成——論 1834 年中英關係的轉變〉。收入武漢大學歷史系鴉片戰爭研究組編：《外國學者論鴉片戰爭與林則徐（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年。

〔法〕梅米（Albert Memmi）：〈殖民者與受殖者〉。魏元良譯，黃燕堃校，收入徐寶強、羅永強選編：《解殖與民族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22 年。

〔法〕熱拉爾・熱奈特（Gérard Genette）著，史忠義譯：《熱奈特論文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 年。

〔美〕何偉亞（James L. Hevia）著，劉天路、鄧紅風譯：《英國的課業：19 世紀中國的帝國主義教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年。

〔美〕隆達・施賓格（Londa L. Schiebinger）著，姜虹譯：《植物與帝國：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19 年。

〔美〕劉禾著，楊立華等譯：《帝國的話語政治：從近代中西衝突看現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年。

〔英〕弗雷德里克・維克多・狄更斯（Frederick Victor Dickins）著，金瑩譯：《巴夏禮在中國》。上海：中西書局，2011 年。

〔英〕施美夫（George Smith)著，溫時幸譯：《五口通商城市遊記》。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 年。

〔英〕馬治平（Charles Majoribanks）著，〔英〕馬禮遜譯：《大英國人士略說》。馬六甲：英華書院，1832 年。

〔英〕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英吉利國使用之錢糧〉，《特選撮要每月紀傳》，1824 年。

〔普魯士〕郭實獵編譯，〔新〕莊欽永校注：《萬國地理全集校注》。新加坡：新躍社科大學新躍中華學術中心；八方文化創作室，2019 年。

〔新加坡〕莊欽永、〔新〕周清海：〈翻譯的政治：「皇」、「王」之爭〉。《或問》第 18 期，2010 年。

〔新加坡〕莊欽永：《「無上」文明古國：郭實臘二種《大英國志》研究》。新加坡：新躍

社科大學新躍中華學術中心；八方文化創作室，2015 年。
〔新加坡〕莊欽永：《四不像「大英國」及其它傳教士譯筆下的新詞》。新加坡：新躍社科大學新躍中華學術中心；八方文化創作室，2022 年。
〔澳〕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著，吳雪映等譯：《時間與權力》。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 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鴉片戰爭在舟山史料選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長沙：岳麓書社，2011 年。
方維規：〈「夷」、「洋」、「西」、「外」及其相關概念——論 19 世紀漢語涉外詞彙和概念的演變〉。《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4 期。
王文洪等：《西方人眼中的近代舟山》。寧波：寧波出版社，2014 年。
王宏志：〈「割讓」「香港」：鴉片戰爭前期中英談判有關割讓香港的翻譯問題〉。收入余來明、王杰泓主編：《新名詞與文化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22 年。
———：〈說「夷」：十八至十九世紀中英交往中的政治話語〉。《文學》2016 春夏卷（2016 年 10 月）。
———：《龍與獅的對話：翻譯與馬戛爾尼訪華使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2 年。
王敏東：〈日本語におけるイギリスの呼称についと〉。《台灣日本語文學報》第 6 期（1994 年）。
王澤偉：〈中英印三語合璧的語言教材：《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藏本考與價值重估〉。《漢學研究》第 42 期第 2 卷（2024 年 6 月）。
———：《17～18 世紀初在華耶穌會士的漢字收編：以馬若瑟《六書實義》為例（下）》。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2 年。
田　力：〈《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所反映的寧波文化〉。《寧波晚報》，2021 年 1 月 17 日。
周小明：《印度憲法及其晚近變遷》。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21。
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十冊・譯編卷》。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 年。
林超民：《林超民全集（第三卷）》。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10 年。
故宮博物院編：《史料旬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 年。
胡濱譯：《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修訂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 年。

徐和雍、鄭雲山、趙世培：《浙江近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年。

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年。

徐春偉：〈《英华仙尼华四雜字文》，英軍佔領的書證〉。澎湃新聞・翻書黨：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07893，檢索日期：2022.09.18。

徐　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荊曉燕：《試論康熙時期的對日海外貿易政策》。《社會科學輯刊》2010 年第 2 期。

高馬可（John M. Carroll）著，林立偉譯，《帝國夾縫中的香港：華人精英與英國殖民者》。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21 年。

張月珍：〈英語帝國的解構與再建構：網際網絡全球化時代的語言文化政治〉。《文山評論》第 5 期，2003 年。

許地山編：《達衷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 年。

郭　紅：〈第一本寧波方言英漢詞彙集〉。《或问》第 15 期，2008 年。

郭衛東：〈1840 年代：英國與舟山〉。收入杭州師範大學學術期刊社編：《散焦的歷史圖像》，頁 189-201。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

———：《轉折：以早期中英關係和《南京條約》為中心》。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年。

陳　璇：〈《英華仙尼四字雜文》中近代舟山地域文化研究〉。《浙江海洋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 1 期，2020 年。

程　巍：〈「帝國」與「民族－國家」的糾纏——《帝國的想像：文明、族群與未完成的共同體》讀後〉，《中華讀書報》2024 年 4 月 17 日，版 13。

黃若澤、莊馳原、吳慧敏譯：《英國國家圖書館藏鴉片戰爭史稿》。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22 年。

楊念群：《「天命」如何轉移：清朝「大一統」觀的形成與實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溫海波：〈雜字讀物與明清識字問題〉。《安徽史學》第 4 期，2021 年。

葉維廉：〈殖民主義・文化工業與消費慾望〉。收入張京媛主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批評》，頁 362-38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遁　盧：《斯文變相》。收入《中國近代孤本小說精品大系》，卷 3。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年。

聞人悅閱：〈傳說中的非關歷史〉。《香港文學》2024 年第 4 號。

潘向明：〈鴉片戰爭前的中西火砲技術比較研究〉。《清史研究》第 3 期，1993 年。

關詩珮：《譯者與學者：香港與大英帝國中文知識建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7 年。

《中英江寧條約（南京條約）》。1842年08月29日，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獻編號：910000108。

《中英續增條約（中英北京條約）》。1860年9月11日，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910000109 號

《中法續增條約（中法北京條約）》。1860年09月12日，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獻編號：910000044。

《英吉利國太子嗣王致大清國大皇帝國書》。FO 1048/16/42，英國外交部檔案。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明實錄》、《清實錄》、《朝鮮王朝實錄》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mqlc/hanjishilu?7:1662678991:10:/raid/ihp_ebook2/hanji/ttsweb.ini:::@SPAWN#top，檢索日期2023.11.25。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index.jsp，檢索日期：2023.11.25。

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檢索日期：2023.11.25。

WORKS CITED

"Address." *The Friend of China, and Hongkong Gazette*, 17 Mar. 1842, p. 1.

Aleni, Giulio. *Tianzhu jiangsheng chuxiang jingjie* [*Illustrated Explanation of the Lord of Heaven's Incarnation*]. Jingjiaotang, 1637. Held at 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Boulger, Demetrius, editor. "The First English Settlement in Chusan." *The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 vol. 3, 1887, pp. 292-333.

Bridgman, E. C.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S.W. Williams, 1841.

Carroll, John M. *Diguo jiafeng zhong de Xianggang: Huaren jingying yu Yingguo zhiminzhe* [*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 Hong Kong*]. Translated by Liwei Li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21.

Carter, James. "Zhoushan: Britain's Forgotten (and First?) Colony in China." *The China Project*, 29 Sept. 2021, thechinaproject.com/2021/09/29/zhoushan-britains-forgotten-and-first-colony-in-china/.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daxue xiandai Hanyu yuliaoku* [*Peking University Modern Chinese Corpus*]. 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index.jsp. Accessed 25 Nov. 2023.

Chen, Fengheng, author, and Ken Araki, annotator. *Yingjili jilve* [*A Brief Record of England*]. Izumiya Zenbee, 1853.

Chen, Xuan. "*Yinghua Xiannihuasi zazi wen* zhong jindai Zhoushan diyu wenhua yanjiu" ["A Study of Modern Zhoushan Regional Culture i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of P. Streenevassa*"]. *Zhejiang haiyang daxue xuebao (Renwen kexue ban)* [*Journal of 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 (Humanities Science Edition)*], no. 1, 2020.

Cheng, Wei. "'Diguo' yu 'minzu-guojia' de jiuchan: *Diguo de xiangxiang: Wenming, zuqun yu wei wancheng de gongtongti* duhou" ["The Entanglement of 'Empire' and 'Nation-State': Reading *Imagining Empire: Civilization, Ethnicity, and the Unfinished Community*"]. *Zhonghua dushu bao* [*China Reading Weekly*], 17 Apr. 2024, p. 13.

Chng, Qingyeng (Zhuang Qinyong). *Sibuxiang "Da Yingguo" ji qita chuanjiaoshi yibi xia de xinci* [*The Anomalous "Great Britain" and Other Neologisms Translated by Missionaries*].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and Bafang wenhua

chuangzuoshi, 2022.

Chng, Qingyeng (Zhuang Qinyong). *"Wushang" wenming guguo: Guoshila erzhong "Da Yingguo zhi" yanjiu* [*The "Supreme" Ancient Civilized Nation: A Study of Karl Gützlaff's Two "Histories of Great Britain"*].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and Bafang wenhua chuangzuoshi, 2015.

Chng, Qingyeng (Zhuang Qinyong), and Qinghai Zhou. "Fanyi de zhengzhi: 'Huang', 'wang' zhi zheng"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The Dispute over 'Emperor' and 'King'"]. *Huowen* [*Wakuwen*], no. 18, 2010.

Clark, Christopher. *Shijian yu quanli* [*Time and Power*]. Translated by Xueying Wu et al., Zhongxin chubanshe, 2022.

Condit, Ira Miller. *English and Chinese Reader with a Dictionary*. American Tract Society, 1882.

D'Arcy-Brown, Liam. *Chusan: The Forgotten Story of Britain's First Chinese Island*. Brandram, 2012.

Dai, Mei, et al. *Yinxian zhi* [*Gazetteer of Yin County*]. Block-printed edition of the 3rd year of Guangxu (1877), held at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Dickins, Frederick Victor. *Baxiali zai Zhongguo* [*Harry Parkes in China*]. Translated by Ying Jin, Zhongxi shuju, 2011.

Doolittle, Justus.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Rozario, Marcal and Company, 1872.

Dun Lu. *Siwen bianxiang* [*The Altered Forms of Refined Scholars*]. *Zhongguo jindai guben xiaoshuo jingpin daxi* [*Collection of Masterpieces of Modern Chinese Rare Novels*], vol. 3, Neimenggu renmin chubanshe, 1998.

East India Company. *The Law Relating to India, and the East-India Company; With Notes and an Appendix*. W.H. Allen, 1841.

Erudite. *Zhongguo jiben gujiku* [*Database of Chinese Classic Ancient Books*]. Accessed 25 Nov. 2023.

Eto, Shinkichi. "Paojian zhengce de xingcheng: Lun 1834 nian Zhong Ying guanxi de zhuanbian" ["The Formation of Gunboat Polic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ino-British Relations in 1834"]. *Waiguo xuezhe lun Yapian zhanzheng yu Lin Zexu (shang)* [*Foreign Scholars on the Opium War and Lin Zexu (Vol. 1)*], edited by Wuhan daxue lishixi Yapian zhanzheng yanjiu zu, Fujian renmin chubanshe, 1989.

Fang, Weigui. "'Yi', 'yang', 'xi', 'wai' jiqi xiangguan gainian: Lun 19 shiji Hanyu shewai cihui he gainian de yanbian" ["'Barbarian', 'Oceanic', 'Western', 'Foreign' and Related Concepts: On the Evolution of Foreign-related Vocabulary and Concepts in 19th Century Chinese"]. *Beijing shif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4, 2013.

Feng, Zuxian, et al. *Yinghua zhujie* [*Annotations on the English Language*]. Shouzhuoxuan, 1860.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editor. *Qianlong chao Manwen jixin dang yibian* [*Translated Manchu Dispatch Archives of the Qianlong Reign*]. Yuelu shushe, 2011.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et al., editors. *Yapian zhanzheng zai Zhoushan shiliao xuanbian* [*Selec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Opium War in Zhoushan*].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1992.

Fortune, Robert. *Three Years' Wanderings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 including A Visit to The Tea, Silk, and Cotton Countries; with An Account of The Agriculture and Horticulture of The Chinese, New Plants, Etc.* J. Murray, 1847.

Genette, Gérard. *Renate lunwen ji* [*Collected Essays of Gérard Genette*]. Translated by Zhongyi Shi, Baihua wenyi chubanshe, 2000.

Guo, Hong. "Di yi ben Ningbo fangyan Ying-Han cihui ji" ["The First Ningbo Dialect English-Chinese Vocabulary Book"]. *Huowen* [*Wakuwen*], no. 15, 2008.

Guo, Weidong. "1840 niandai: Yingguo yu Zhoushan" ["The 1840s: Britain and Zhoushan"]. *Sanjiao de lishi tuxiang* [*Defocused Historical Images*], edited by Hangzhou shifan daxue xueshu qikan she, Fudan daxue chubanshe, 2012, pp. 189-201.

Guo, Weidong. *Zhuanzhe: Yi zaoqi Zhong-Ying guanxi he "Nanjing tiaoyue" wei zhongxin* [*Turning Point: Centered on Early Sino-British Relations and the Treaty of Nanjing*]. Hebei renmin chubanshe, 2003.

Gützlaff, Karl, compiler and translator. *Wanguo dili quanji jiaozhu* [*Annotated Complete Geography of All Nations*]. Annotated by Qingyeng Chng,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and Bafang wenhua chuangzuoshi, 2019.

Haussmann, Auguste. *Voyage en Chine, Cochinchine, Inde et Malaisie*. Desessart, G. Olivier, 1847, p. 356.

Hevia, James L. *Yingguo de keye: 19 shiji Zhongguo de diguozhuyi jiaocheng* [*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Translated by Tianlu Liu and

Hongfeng De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2007.

House of Commons. "China Trade Bill." *Hansard 1803–2005*, 12 Aug. 1833, api.parliament.uk/historic-hansard/commons/1833/aug/12/china-trade-bill. Accessed 26 Dec. 2024.

Hu, Bin, translator. *Yingguo dang'an youguan Yapian zhanzheng ziliao xuanyi* [*Selected Translations of British Archival Materials on the Opium War*]. Zhonghua shuju, 1993.

Huang, Zunxian. *Riben guo zhi* [*Treatises on Japan*]. Zhonghua shuju, 2019.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and National Institute of Korean History. *Ming shilu, Qing shilu, Chaoxian wangzhao shilu ziliao ku* [*Database of the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Ming, Qing, and Joseon Dynasties*]. hanchi.ihp.sinica.edu.tw/mqlc/hanjishilu. Accessed 25 Nov. 2023.

Jing, Xiaoyan. "Shilun Kangxi shiqi de dui Ri haiwai maoyi zhengce" ["On the Overseas Trade Policy Towards Japan During the Kangxi Period"]. *Shehui kexue jikan* [*Social Science Journal*], no. 2, 2010.

Jocelyn, Robert. *Six Months with The Chinese Expedition: Or Leaves from A Soldier's Notebook*. J. Murray, 1841.

Karatani, Kōjin. *Diguo de jiegou: Zhongxin, zhoubian, ya zhoubian* [*The Structure of Empire: Center, Periphery, Sub-periphery*]. Translated by Huijun Lin, Xinling gongfang wenhua, 2015.

Keith, Arthur Berriedale. *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India, 1600-1935*. Methuen & Co., 1936.

Kwan, Sze Pui (Guan Shipei). *Yizhe yu xuezhe: Xianggang yu Da Ying diguo Zhongwen zhishi jiangou* [*Translators and Scholars: Hong Ko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Knowledge in the British Empi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Kwong, Ki Chiu (Kuang Qizhao). *Huaying zidian jicheng* [*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Tsun Wan Yat Po, 1889.

Lane-Poole, Stanley. *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 Sometime Her Majesty's Minister to China and Japan: Consul in China*. Macmillan and Company, 1894.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Routledge, 1992.

Lin, Chaomin. *Lin Chaomin quanji (di san juan)* [*Complete Works of Lin Chaomin (Vol. 3)*]. Yunnan renmin chubanshe, 2010.

Lin Zexu quanji: Di shi ce, yibian juan [*Complete Works of Lin Zexu: Vol. 10, Translations*].

Edited by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Lin Zexu, Haixia wenyi chubanshe, 2002.

Liu, Lydia H. *Diguo de huayu zhengzhi: Cong jindai Zhong-Xi chongtu kan xiandai shijie zhixu de xingcheng* [*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Translated by Lihua Yang et al., Shenghuo dushu xinzhi Sanlian shudian, 2009.

Lobscheid, Wilhelm. *Dingzeng Yinghua zidian* [*A Revised and Enlarged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Revised and enlarged by Tetsujiro Inoue, Fujimoto, 1884.

Lobscheid, Wilhelm.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Part I*. The Daily Press Office, 1866.

Majoribanks, Charles. *Da Yingguo renshi lveshuo* [*A Brief Account of the English*]. Translated by Robert Morrison, Yinghua shuyuan, 1832.

Mao, Haijian. *Tianchao de bengkui: Yapian zhanzheng zai yanjiu (xiuding ban)* [*The Collapse of the Heavenly Dynasty: A Restudy of the Opium War (Revised Edition)*]. Shenghuo dushu xinzhi Sanlian shudian, 2017.

Medhurst, Walter Henry.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vol. 1, Mission Press, 1847.

Medhurst, Walter Henry. "Yingjili guo shiyong zhi qianliang" ["The Taxes and Revenue Used by the Kingdom of England"]. *Texuan cuoyao meiyue jizhuan* [*The Monthly Magazine*], 1824.

Memmi, Albert. "Zhiminzhe yu shouzhiminzhe" ["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 Translated by Yuanliang Wei, *Jiezhi yu minzuzhuyi* [*Decolonization and Nationalism*], edited by Baoqiang Xu and Yongqiang Luo, Zhongyang bianyi chubanshe, 2022.

Morrison, Robert.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Part III*.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22.

Murray, Alexander. *Doings in China*. Richard Bentley, 1843.

Nield, Robert. *China's Foreign Places: 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 in the Treaty Port Era, 1840–1943*.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Oliva, D. Francisco. *Album pintoresco universal*, tome 2, D. Francisco Oliva, 1842.

Osterhammel, Jürgen. *Colonialism: A Theoretical Overview*. M. Wiener, 1997.

Palace Museum, editor. *Shiliao xunkan* [*Historical Materials Published Trimonthly*]. Guojia tushuguan chubanshe, 2008.

Pan, Xiangming. "Yapian zhanzheng qian de Zhong-Xi huopao jishu bijiao yanjiu"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Artillery Technology Before the Opium War"]. *Qingshi yanjiu* [*The Qing History Journal*], no. 3, 1993.

Philo Sinensis. "On the King of England's Chinese Titles." *The Canton Register*, vol. 7, no. 46, 18 Nov. 1834, p. 184 and Supplement.

Pillay, P. Streenevassa. *Yinghua Xiannihuasi zazi we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of P. Streenevassa*]. Ningjun dongbizhai and Dinghai Zhoushan nanmenwai taibaomiao, 1846.

Pottinger, Henry. "Daying qinfeng quanquan gongshi dachen Pu wei lie qing xiaoshi shi" ["Proclamation by the British Plenipotentiary Pottinger"]. *The Friend of China, and Hongkong Gazette*, 29 Sept. 1842, p. 111.

Pottinger, Henry. "Proclamation." *The Friend of China, and Hongkong Gazette*, 17 Mar. 1842, p. 3.

Schiebinger, Londa L. *Zhiwu yu diguo: Daxiyang shijie de zhimindi shengwu kantan* [*Plants and Empire: Colonial Bioprospecting in the Atlantic World*]. Translated by Hong Jiang, Zhongguo gongren chubanshe, 2019.

Shi, Zhixun, et al. *Dinghai ting zhi* [*Gazetteer of Dinghai Subprefecture*]. Block-printed edition of the 11th year of Guangxu (1902), held at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Smith, George. *Wu kou tongshang chengshi youji* [*A Narrative of an Exploratory Visit to Each of the Consular Cities of China*]. Translated by Shixing Wen, Beijing tushuguan chubanshe, 2007.

Société Orientale de France. "Quelques ports de la Chine (1)." *Revue de l'Orient: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Orientale*, vol. 7, 1845, pp. 201-203.

The Bengal and Agra Annual Guide and Gazetteer, vol. 2, 1841.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1, 1842.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3, 1844.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4, 1845.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5, 1846.

Thom, Robert. *Huaying tongyong zahua (shang juan)*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Part I*]. Publisher unknown, 1843.

Thom, Robert, translator. *Zhengyin cuoyao (shang juan)* [*The Chinese Speaker, Part I*]. Ningbo Huahua shengjing shufang, 1846.

Tian, Li. "*Yinghua Xiannihuasi zazi wen* suo fanying de Ningbo wenhua" ["Ningbo Culture

Reflected i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of P. Streenevassa*"]. *Ningbo wanbao* [*Ningbo Evening News*], 17 Jan. 2021.

Tyrone, William James. *Recollections of a Three Years' Residence in China: Including Peregrinations in Spain, Morocco, Egypt, Indi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Richard Bentley, 1853.

Uchida, Keiichi, and Tadaatsu Tanomura, editors. *'Ka-Ei tsūgo' shishu: Daikai to eīin* [*Four Variants of the 'Chinese-English Interpreter': Explanatory Notes and Facsimiles*]. Kansai daigaku tōzai gakujutsu kenkyūjo, 2020.

Victoria, Queen. *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Wang, Hongzhi. "'Gerang' 'Xianggang': Yapian zhanzheng qianqi Zhong-Ying tanpan youguan gerang Xianggang de fanyi wenti" ["'Ceding' 'Hong Kong': Translation Issues Concerning the Cession of Hong Kong in Sino-British Negotiations During the Early Opium War"]. *Xin mingci yu wenhua shi* [*New Terminology and Cultural History*], edited by Laiming Yu and Jiehong Wang, Wuhan daxue chubanshe, 2022.

Wang, Hongzhi. *Long yu shi de duihua: Fanyi yu Maga'erni fang Hua shituan*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Dragon and the Lion: Translation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22.

Wang, Hongzhi. "Shuo 'yi': Shiba zhi shijiu shiji Zhong-Ying jiaowang zhong de zhengzhi huayu" ["On 'Yi': Political Discourse in Sino-British Interactions from the 18th to the 19th Centuries"]. *Wenxue* [*Literature*], Spring/Summer vol., Oct. 2016.

Wang, Mindong. "Nihongo ni okeru Igirisu no koshō ni tsuite" ["On the Appellation of England in the Japanese Language"]. *Taiwan Rihong yuwen xuebao* [*Taiwan Journal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o. 6, 1994.

Wang, Wenhong, et al. *Xifang ren yanzhong de jindai Zhoushan* [*Modern Zhoushan in the Eyes of Westerners*]. Ningbo chubanshe, 2014.

Wang, Zewei. *17-18 shiji chu zai Hua Yeshu huishi de Hanzi shoubian: Yi Maruose "Liushu shiyi" wei li (xia)* [*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by Jesuits in China from the 17th to the Early 18th Century: A Case Study of Joseph de Prémare's "True Meaning of the Six Scripts" (Vol. 2)*]. Huamulan wenhua shiye youxiangongsi, 2022.

Wang, Zewei. "Zhong-Ying-Yin sanyu hebi de yuyan jiaocai: *Yinghua Xiannihuasi zazi wen* cangben kao yu jiazhi chonggu" ["A Trilingual Language Textbook in Chinese, English,

and Indian: A Textual Study and Value Reassessment of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of P. Streenevassa*"]. *Hanxue yanjiu* [*Chinese Studies*], vol. 42, no. 2, June 2024.

Wei, Yuan. *Haiguo tuzhi* [*Illustrated Treatise on the Maritime Kingdoms*]. Annotated by Hua Chen et al., Yuelu shushe, 1998.

Wei, Zheng, and Defen Linghu. *Sui shu* [*Book of Sui*]. Zhonghua shuju, 1973.

Wen, Haibo. "Zazi duwu yu Ming Qing shizi wenti" ["Character Primers and the Issue of Literac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hui shixue* [*Historical Research in Anhui*], no. 4, 2021.

Wen, Qing, et al., compilers. *Chouban yiwu shimo* [*The Complete Records of the Management of Barbarian Affairs*].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8.

Wenren, Yueyue. "Chuanshuo zhong de fei guan lishi" ["The Legendary Irrelevant History"]. *Xianggang wenxue* [*Hong Kong Literary*], no. 4, 2024.

Williams, Samuel Wells. "The Ying Huán Chi-lioh or General Survey of the Maritime Circuit, a Universal Geography by His Excellency Su Ki-yü of Wútá in Shánsi, the Present Lieutenant-governor of Fukie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0, no. 4, Apr. 1851, pp. 169-194.

Williams, Samuel Wells. *Yinghua yunfu lijie*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 Xiangshan shuyuan, 1844.

Xu, Chunwei. "*Yinghua Xiannihuasi zazi wen*, Yingjun zhanling de shuzheng"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of P. Streenevassa*, Documentary Evidence of British Occupation]. *Pengpai xinwen: Fanshu dang* [*The Paper: Book Reading Party*], 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07893. Accessed 18 Sept. 2022.

Xu, Dishan, editor. *Dazhong ji* [*Collection of Sincere Expressions*]. Shangwu yinshuguan, 1931.

Xu, Heyong, Yunshan Zheng, and Shipei Zhao. *Zhejiang jindai shi* [*Modern History of Zhejiang*].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1982.

Xu, Ke. *Qingbai leichao* [*Classified Anecdotes of the Qing Dynasty*]. Zhonghua shuju, 1984.

Xu, Zongze. *Zhongguo Tianzhujiao chuanjiao shi gailun* [*An Outline History of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 Shangwu yinshuguan, 2015.

Yan, Huiqing (W. W. Yen). *Yinghua da cidian* [*An English and Chinese Standard Dictionary*]. Shanghai shangwu yinshuguan, 1908.

Yang, Nianqun. *"Tianming" ruhe zhuanyi: Qingchao "dayitong" guan de xingcheng yu shijian* ["How the 'Mandate of Heaven' Shifted: The Form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Qing Dynasty's Concept of 'Great Unification'"].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2021.

Yingguo guojia tushuguan cang Yapian zhanzheng shigao [*Historical Manuscripts on the Opium War Held by the British Library*]. Translated by Ruoze Huang, Chiyuan Zhuang, and Huimin Wu, Shanghai shudian chubanshe, 2022.

Yingjili guo taizi siwang zhi Da Qing guo da huangdi guoshu [*Letter from the Crown Prince of the Kingdom of England to the Great Emperor of the Great Qing*]. FO 1048/16/42, Foreign Office Archives, UK.

Yip, Wai-lim (Ye Weilian). "Zhimin zhuyi, wenhua gongye yu xiaofei yuwang" ["Colonialism, Culture Industry, and Consumer Desire"]. *Hou zhimin lilun yu wenhua piping*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edited by Jingyuan Zha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1999, pp. 362-382.

Zheng, Ruozeng. *Chouhai tubian* [*Illustrated Treatise on Maritime Defenses*]. Zhonghua shuju, 2007.

Zhong-Fa xuzeng tiaoyue (Zhong-Fa Beijing tiaoyue) [*Sino-French Supplementary Treaty (Treaty of Beijing)*]. 12 Sept. 1860,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Document No. 910000044.

Zhong-Ying Jiangning tiaoyue (Nanjing tiaoyue) [*Sino-British Treaty of Jiangning (Treaty of Nanjing)*]. 29 Aug. 1842,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Document No. 910000108.

Zhong-Ying xuzeng tiaoyue (Zhong-Ying Beijing tiaoyue) [*Sino-British Supplementary Treaty (Treaty of Beijing)*]. 11 Sept. 1860,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Document No. 910000109.

Zhou, Xiaoming. *Yindu xianfa jiqi wanjin bianqian* [*The Constitution of India and Its Recent Changes*].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2021.

Zhuiman yesou. "Gengshen yifen jilve" ["A Brief Record of the Barbarian Atmosphere in the Gengshen Year"]. *Zhongguo jindai shi shiliao congkan: Di er ci Yapian zhanzheng (er)*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he Second Opium War (Vol. 2)*], edited by Sihe Qi et al. and 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1978, pp. 5-27.